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二冊目次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二）（明）王守仁撰　明隆慶六年謝廷傑刻本　〇〇一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二）

（明）王守仁撰

明隆慶六年謝廷傑刻本

外集一　賦　詩

賦騷七首

太白樓賦　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予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鵰冥冥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岳蜂蔽長煙

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宴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為其居此兮余奚為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眄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迺登庸而伐夏謂禹姐其要說兮維黨人之擠詬曾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顑頷兮夫焉患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列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妒兮自前世而固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湲湲廟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沉酣而遠眺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麯蘖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覩夜郎

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推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為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姝婦妾以馳騖兮又從而為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兮執規曲以為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颸颸兮濟平野凭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階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搆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邃谷掏金沙之清漆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歩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潺嵒吊諵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歛鉢盂之朝霧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刻仙舞於晴昊儼雙嶽之關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蹻翠蓋平臨乎石鼎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

於翠微九子鄰於積稻炎墩起於玉甑爛石碑之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旐覆眺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杪瑜西洪而憇黃石懸百丈之灝灝瀨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峰釣嘉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峗屼謝塵寰之紛擾舉齊雲之嶢崅鑑琉璃之浩瀁沿東陽而西歷飧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寘搽排碧雲之璠島群戀騎其繆譌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復桄偃高僧而礫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春

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拂拱辰而北盼聚遺光於拾寶緇裳逕於黃袍休圓寂之幽俏烏呼春於叢篁和雲部之鶯鷺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椽護山嘎其驚飛怯遊人之太早攬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姣靜鐃聲之剎寥幽人劉參蕨於寘杳碧鷄嘁於青林鵬翻雲而失皓隱搗藥於樛蘿挾提壺餅焦而翔繞鳳凰承盂冠以相遺飲流瀣之仙醪蓋竹實以嬉鶵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

薑葆蹴三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茫渺席泓渟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縞淙漸漸而落蔭飲猿猱之捷狡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惘子京之故宅歎知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睫杲景於穹坳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並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廻飈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珠芳於絕巘曳金步之搖搖莎羅鄭躅芬敷而燦爛憧玉女之妖嬌寨龍鬚於靈寶塈鉢囊之飄颻開仙掌於嶔崟散青磬之迢迢披白雲而躋崇壽見

參錯之僚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巑巖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羆嗥鹿麋群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寂迥高寒其無寐閱氷壑之洞簫溪女厲晴瀧而睇术雜精苓之春苗邀予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瀘辭予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峰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廼下見陽陵之蜿蜒忽春感於予明之宿要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廼永離乎癡囂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奇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

一毛剡狂胡之越獗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長纓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誚於鷦鷯嗟有生之迫隘等臧淩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為猶榮辱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啾啾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鼇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句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攪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氷矢弗撓兮

弔屈平賦　丙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為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黮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沉中流兮焉泊湛椒醑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氷峻嶒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岈

兮巉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惻穴湏洞兮蛟蟜山岑兮無極空谷谺豁兮迥寥寂猿啾啾兮吟而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魑魅遊兮群跳嘯瞰出入兮為纍姦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為殃既比上官兮子蘭為臧幽叢薄兮嗚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嶷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磵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眾回波兮泊蘭渚睠故都

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為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
為墟兮函崤亦焚讒鬼逋戮兮怏不酬究歷千載
兮耿忠悃君可復兮排帝閽望遁跡兮渭陽箕羅
囚兮其徉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蔵
宗國淪兮摧肺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
忍濾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謏兮讒喙衆狂稱兮謂
彙揚己為魑為魅兮為讒膝妾景視若鼠兮佞類
有泚衆忽舉兮雲中龍靳梔霧兮飈風橫四海兮
倏忽駟玉虬兮上衢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渀

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悵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
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景不見兮涕泗世
愈隘兮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廨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
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
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
而沒沒於徽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
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囘囂囂也而不免
於呶呶焉嘵嘵焉亦奚為乎槁中竭外而徒以勞
勞焉為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
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
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
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
為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
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倀倀然若瞽之無與
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
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為失其歸矣乎

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為理乎雖然夫
爭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
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
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為不得其歸
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為乎陽明子
聞之憮然而嘆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
以他為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
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
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

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
言兮

答言　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
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
兮皦明月之在隙風㗛㗛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
息魂營營以惝怳兮目窅窅其焉極懍寒飈之中
人兮杳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

如泗胡定省之弗遑兮豈荼甘之如薺懷前哲之
耿光兮耻周容以為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
之衷予匪戚於累囚兮牿匪予之為恫沛洪波之
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穢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
此其焉從誂瘞瘵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
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為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訐以
為直辭婉孌期巷遇兮豈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
私兮鑒予情之靡他寧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
謂何蒙出位之為愆兮信愚忠而蹈亟苟　聖明
之有裨兮雖九死其焉恤亂曰予年將中歲月遒
兮深谷崆峒逝息遊兮飄然凌風八極周兮孰樂
之同不均憂兮匪徇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
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為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
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
誰與同江雲闊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
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闈兮

離居路脩遠兮崎嶮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
有雲深林窅窅兮澗道曛松落落兮葛纍纍猿啾
啾兮鶴怨群山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煙
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萋萋兮春日遲葺予屋兮
雲間荒予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戕我麓擾麋
鹿兮無駭我場解予紱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湄往
者不可追兮嘆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孰
接輿之避予佃予駕兮扶桑鼓予枻兮滄浪終携
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贛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為疴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廵失職兮罪在予臣嗚呼盜賊兮為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赦宬降嗔臣則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然興雲兮雨兹下土彼罪遏逋兮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後遊作

遊牛峰寺四首 牛峰今改名浮峰

洞門春靄蔽深松飛磴緣空轉石峰猛虎踞厓如出柙斷螭蟠頂訝懸鍾金城綘闕應無處翠壁丹書尚有蹤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峰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飇陟險真扶病異日探奇是舊蹤欲和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峰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邊懸棧道漁舟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巖雨海月凉飄萬里風夜擁蒼厓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卧禪房隔歲心五峰煙月聽猿吟飛湍映樹懸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蘚合石牀春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珎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絶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梳石有千竅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来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即

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兩到浮峰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尚殘冬青山暗逐回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風暖蒼牙雙燕劇雲深簾幙萬花重倚闌天北旋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卧驚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

收青峰出白雲突兀成瓊樓袒裼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凉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褰衣涉溪去笑引開竹房讌言值暮夜盤飧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氷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人蒼茫醉拂巖石卧言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晴江鷗意到忽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峰晴色散溪流音脩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鳧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卧不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峰抱層嶂翠深繞雙溪下有幽人宅雖深客到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卧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華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彷彿聞笙鶴青天落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却憐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無相寺三首

老僧巖下屋繞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秘惜不許俗人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峰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窓半上鈎望中千里見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仙骨自憐何日化塵緣翻覺此生浮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袈裟散雨花一百六峯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山空仙骨葬金榔春暖石芝抽玉芽獨揮談麈拂煙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入星躔雲外開丹井峯頭耕石田月明猿聽偈風靜鶴參禪今日揩雙眼幽懷二十年

僧屋煙霏外山深絕世譁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香細雲嵐雜窓高峯影遮林梢無一事終日弄丹霞

突兀開雾閣氤氳散曉鐘飯遺黄稻粒花發五釵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峯微茫竟何是老衲話

遺蹤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蘚合失殘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夢思老僧殊未鮮猶自索題詩

謫仙棲隱地千載尚高風雲散九峰雨巖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弔遺蹤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峯

凌崖望雙峰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為我掃浮靄

蓮花峰

夜靜涼飈發輕雲散碧空玉鈎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列仙峰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雲門峯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濤夜久群籟絕獨照宮錦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春霄蒼玉杖九華峰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雲裏卻有梅花傍竹開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烟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輝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颻送天衣峰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輝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

二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漭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鷄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競矣鶴山僊秦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頹顏竟難留吾意在庬古冷然馭涼颸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三

騎厓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千峰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崆峒失足墮烟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吁重瞳隱隱落天語闔閭開玲瓏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

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
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
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敢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
賴孤坐萬峰巔嗒然遺下塊巳矣復何求至精諒
斯在澹泊非虛杳灑脫無芥蔕世人聞予言不笑
即吁怪吾亦不強語惟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
意聊自快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
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
其巳直出青天上我欲僣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
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礡元
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恒西泰華俯視傴
僂誰爭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
壁丹梯烟霏霧靄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
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
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襞積隱埋
中有遯世之流龜潛蝟伏飡霞吸秀於其間往往
怪譎多偉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
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烟霧須臾滂
沱遍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
雨玉檢金函無不為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
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剎風飛塵過
眼倏超忽飄蕩豈復有遺蹤天空翠華遠落日辭
千峰魯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閟宮興頌宣

尼曳杖逍遥一去不復來幽泉嗚咽而含悲群巒
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尚被
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墻外何能
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
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
壁回首此身不覺巳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疏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

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媿殺嶰下泉朝夕自清瀉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待借問同輩中鄉鄰幾人在從今且為桑梓事無

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尊軀況復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故丘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濶別近事竟何如況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即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欵共攀緣知丹壑意未勝紫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

秋空有煙霞好猶為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迥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詎為戚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崖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為亂予衷深谷自逶迤煙

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遄歸式盍耕壠

有室七章

有室如簍周之崇墉室如穴處無秋無冬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倏晦倏明淒其以風倏雨倏雪當晝而蒙夜何其矣靡星靡黎豈無白日寤寐永嘆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于匪恤飢飢其埃日之光矣猗淵其鼓明既昌矣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四居亦何事省慾懼安飽腹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奥乃知先天翁晝畫有至教包蒙戒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為節號號未達道遯四獲我心盡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箪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萬峰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時登床峰頭霽雪開草閣瀑下古

松間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遥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匪為蔽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胡為此幽室奄忽喻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

天涯歲暮氷霜結永巷入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闊逈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簑笠卧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淒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濶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縶

盍累累囹圄間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
足悅所恨精誠眇尚口徒自瞑　天王本明聖旋
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須言無詭隨
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況茲萬里
隔戀戀歧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
親側回思菽水懽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

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
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
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朝霏間關不足道嗟此
白日微切磋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茆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間楚越連峰鬱參
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流
澄川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五湖有前約鹿洞
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
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
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
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辨黃
鍾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遨
遊譬彼桃與李不為倉囷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

焉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来三四公瑕瑜未相
掩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遠屢興還屢仆惴息幾
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釐間萬里
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涙徒泫

其四

此心還此理寧論己與人千古一噓吸誰為歎離
群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為俗

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覿不見宴遊交徵逐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徒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既聞命如何園中士空谷以為靜

其六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緘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懈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為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鴈不見燕臺書莫歌澧浦曲莫弔湘君祠蒼梧煙雨絕從誰問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莫以雙鬟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人生不努力草木同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飈廻鴈雪美人歸未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往興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問我長生訣惑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間至哉

天地機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

其二

毫釐何所辨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辨天動與人為遺體豈不貴賤形乃無虧頒君崇德性問學刋支離無為氣所役毋為物所疑恬淡自無欲精專絕交馳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孰見嗤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北風送南雁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予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沉鬱未能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嘗嗤兒女悲憂來仍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嘆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覩風吹蒹葭雪飄蕩知何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為誰鼓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

紀以詩三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絕為旬日別宛若三秋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為須臾湛君至崔子行相隨肴醑旋羅列語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二

起坐憶所夢默遡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為信往者胡為屈微哉屈信間子午

當其屈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
携玩義易

其三

衡廬曾有約相携尚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踪豈前
知斜月滿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驚鵲無
定枝還彼二三子慰爲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跡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
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

餘菊尚存却憶故園耕釣處短蓑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址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
死別豈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
便吏事閑携汝耕撫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
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雪
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靜意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諳下泉
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
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但知山色好峰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
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
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日腳倒明千

頃霧雨聲高度萬峰雲越山陣木當吳嶠江月隨
潮上海門便欲携書徒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千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
何限況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
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烟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
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有興飛度萬峰雲回首滄波月下聞海上真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舫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愛閑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鬓松梢晚更蒼料得烟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王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峰蕭管隔秋雲有興欲到妨多事鼓枻重来會有云春夜絶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群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墻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悵望沙頭成久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烟霞故國虛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璧屢投終自信朱絃一絶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徒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鈐岡廟

共傳峰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裡存舊典捍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

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側崖落我左絶壑臨我右我足復荆榛雨雪更紛糅逌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蹈坦道悅心有妙理頑冥非所懲賢達何

靡靡乾乾惓往訓敢忘惜分晷悠扎天地內不知
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窓玩古易欣然獲我
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
所形歛衽復端坐玄思窺沉溟寒根固生意息灰
抱陽精冲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
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却笑韓公亦
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
粧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觴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
詠興城南無説有温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脩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
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
深麓烟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
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
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
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紀雲開

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揖漫憶東
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當深泥沒馬陷車箱虛傳鳥路通
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漸看連暝色晚霞會
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還理羲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憩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
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

肝衰近希小苑踪遠為賈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
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予誠仁者心所
言亦屢中頫予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遑遑
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鬨知予信英
才大構中梁棟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予勤
綣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舍即縱嶽麓
何森森遺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尚堪踵何
當謝病來士氣多沉勇

涉湘于邁嶽麓是造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

澤與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
流蹬岡復陵巘吊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昔賢此
蔵脩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開曉望洞野
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
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間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煦百物欣然得予
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
堂階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
為我諧我彈爾為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
貴真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陟岡採松柏
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柏枝兩賢昔所依緣峰践臺
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兩賢去
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胡不
此簪盍麗澤相遊嬉渴飲松下泉飢飧石上芝偃
仰絕餘念逐客難久稽洞庭春浪濶浮雲隔九嶷
江洲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
為戀縶乃從歡安土惟隨時晚聞冀有得此外吾

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
風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溟
濛隱雲霧趙侯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
生好事屢來速森森兩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
拂便携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
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

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
是時峰巒益開霽亂流蕩漾瀠倏忽繫檝江邊老
檀樹岍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勸指顧梛蹊梅
堤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田中西
嶼傾頹今塚墓道鄉荒趾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
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
面勢改雙峰闢闔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
良是反遭忌九仞誰虧一簣功嘆息遺基獨延佇
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遍寰宇其徒素為儒

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况此實
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脩舉昨
来風雨破棟脊方遣圬人補殘缺予聞此語心稍
慰野人蔬蕨亦羅置欣然一酌繞寒盃津夫走報
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潛来
卻意正為此倉卒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迓見兩蓋
乃知王君亦同御肴羞層疊綠竹繁避席興辭懇
莫拒多儀勞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
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瞑色漸微茫卻

喜順流還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
路儂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簷聲復如注昨遊偶遂
寔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躐差償夙好心尚有
名山敢多柰齒角盈虧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事虔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
燠蘭桡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
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尚屯疑使我
悰悱懊近聞牧守賢經營亟秉屋方舟為予来飛

蓋逸肅肅花絮媚晚筵詔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
及兹授春服令德倡高詠湿珠愧魚目努力崇脩
名迂跡自嶽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
駃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圮補敝詰朝發衝風逐
齟齬瞑泊後江湖肅條旁罾壘月黑波濤驚蛟鼉
互睥睨翼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間三
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濛雲霧中

四望渺涯涘篙檝不得施丁夫盡嗟譩淋漓念同胞吾寧忍暴使饋粥且傾橐苦甘吾與爾衆意在必濟糧絶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攖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岍行試涉湖濆沚收舵幸無事風雨亦浸弛逶迤緣沚湄迤邐就風勢新漲冥四滿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艤羅市謀晩炊且爲衆人喜江醪信漓濁聊復盈胸滓嶮巇在需時徼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去婦嘆五首 楚人有間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綣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而悲之爲作去婦嘆

妾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間白璧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豔頹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荅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之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宂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廚存宿旨爲姑備朝飡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顔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躕鷄鳴尚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群鳥飛群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淒風樹木何瀟森浣衣澗冰合採苓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巑岏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峰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市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烟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

情只自流却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随地可淹留

鍾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嵝頭時有鼓鐘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砂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更深来年夷險還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寥落閉黄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便吾職易窮途遂賴此心存蠻煙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崖好共論畎畒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即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敝縕涼思白苧輕烟際卉衣窺絕棧（時土苗方仡叛）峰頭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屨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貢竹路從峰頂入夜郎人自日邊来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峰傳羽檄近聞苗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菽水懽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草菴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響朝湍深林凝暮色群僚環聚訊語龎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污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黄唐化畧

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閟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塏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窒旋薰塞夷坎仍灑掃卷帙漫堆列擲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清泉傍厨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雖無棨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

衣絮薄

我聞莞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汙樽洼極陽内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豈無數尺椽輕裘吾不溫邈矣箪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根絶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慍見山荒聊可田錢鎛還易辦夷俗多火耕倣習亦頗便及玆春未深數畝猶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寒

發餘羨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蕷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爲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頹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

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榦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托雲壑無違蹤如何兩分植憔悴嘆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南溪

南溪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林顧言飾羽儀共舞簫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

相尋瑞鳥既遠集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虞羅侵哀哀鳴索侶藕翼飛未任群鳥亦千百誰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永托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
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
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巘薙林條小構自成
趣開窻入遠峰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
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蒔宴適豈專予來者
得同慰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
觀鋤荒旣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疎土行

竹根勿翦塔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
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兹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
道固斯存

諸生來

簡滯動罹咎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朴意所
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群集樽斝亦
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靦林行或沿澗洞遊
還陟巘月榭坐鳴琴雲牕卧披卷澹泊生道真曠
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
蹢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
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
松間月起來步閒謠晩酌簷下設盡醉即草鋪忘
與鄒翁別

水濱洞

送遠憩峒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
幽花靜馥常閟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

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群遊坐久塵慮息澹然
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寧無
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
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鴂
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
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烟燈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牕
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氷幾
千丈

其二

窮厓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
源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翻中有避世士実寂栖
其巔緊予亦同調路絶難攀緣

諸生夜坐

謫居澹虛寂眇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
疇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
鳴騶投簪鴈鶩進携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蠟
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
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
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為謀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光生幽谷底不礙君稲
畦艾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
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為
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痾深林中百鳥驚辟
易虞人視為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
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厄鴟梟據叢林驅烏
恣搏食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群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
州金絲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辭亦
何求主人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
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反為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
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陟見深情寧予有
弗顧洞雲還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
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
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
吾道有真趣胡不携書來茆堂好同住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衡星策曉騎幽事將有
徂肢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
先途淅米石間溜炊火巖中廬烟峰上初日林鳥
相嚶呼意欣物情適戰勝癯色腴行樂信宇宙富
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累牽凌晨驅馬別持盃且為
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烟所貴明哲士秉道非

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澍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卧痾閉空院忽來故人
車入門辨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
新除荒郡號難理況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窘劇
宜有紓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復事時
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
容膝皆吾廬惟縈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
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況夜帷燈𥌓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
忘玄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殖
衷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綠竹
徒滿堂天深鴈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矢無斁須
言覿終償惠我金石編微音激宮商馳輝不可即
式爾增予傷馨香襲肝膂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栖翼喧螢飛夜堂靜遙穹出晴月低簷入峰

影窅然坐幽獨怵爾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跡
未屏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
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採山上荊暮採谷中栗深谷多淒風霜露霑衣
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
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崖際歷斧崖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
尺徘徊不忍揮俯畧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

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繹
証足識

龍岡謾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
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寨藍
輿每獨遊擬把犂鋤徒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旅況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凉芳春已共烟
花盡盛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香霧深厓六
月宿氷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棖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閑空林惟聽鳥間關地無醫藥憑
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
切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
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
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
者事斷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岩洞苔蘚春
應遍石床寄語峰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野夫病臥成疎懶書卷長抛舊學荒豈有威儀堪
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
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托根非所還
憐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凛然存節槩刮摩聊
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却巫

臥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
焉禱衆議紛然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輿情三
月或虞乎也知伯有能為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
表爛仙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横秋夕謾說秦
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

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
霧捲雲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
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
口夢煙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曈曈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
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田畔路青崖缺

處見人家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
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
爲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
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
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闈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
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
更謾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 孝皇曾為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
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
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蒼松存

獨榦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窗暗映群峰雪清梵長
飄高閣風遙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
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
處宜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緣絕壁連峰窅窕入層雲山村樹暝驚
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群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

戊暮茄閩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蝋清酩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霏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堂春光傳栢葉夜堂銀燭亂簪花蕭條音信愁邊鴈遐邈關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逐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罷爐床亦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螢居長嘆食無鹽飢豺正爾群當路凍雀從渠自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懐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檜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却還家曾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叉

澗草巖花款闘纖溪風林雪故争嚴連岐盡就還宜麥黄海何曾見作鹽路斷楚憐無過客病餘兼喜曝晴簷謫居亦自多清絶門外群峰玉筍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栢府樓臺啣倒影郎茨松

竹瀉寒聲布衾莫撥愁偃卧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闕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峰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鰲作嶺九門空說火為城天應為我開奇觀地有絃山不世情却恐炎威被松栢休教玉石遂同頹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間來下徐生榻座上慚無荀令香驛樹雨聲翻屋尾龍池月色滲書床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黄鳥雙飛綠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顔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稚犬吠人依竇槿鬧兒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卧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沉晚景無多傷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含空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歎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峰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

龍護托蹤斷鶩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勳業已辭滄海夢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寧期尚得身念我不勞傷髮雪知君亦歎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稱令安在空梁桐又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烏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床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芰疎梧根共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叅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栢臺舊省官非左江漢滇池道猶南絕域煙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居夷事為說山泉頗自堪

南菴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緣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峰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借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為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稱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

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艷於桃山陰入戶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即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歎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金石齒髮徒凝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過真詞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々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翱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紆籌策湘北流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凄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臣義念別羞為兒女憐道自升沉寧有定心存氣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許鄉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月負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還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衮線誰能補歲晚心

丹自動灰料得重闈強健在早看消息報槐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路遶鄉山草木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来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笋青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楚管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

雪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却慚幽竹節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信委風塵從来此事還希濶莫惟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尚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岐謾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别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随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絕音書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溆浦山夜泊

溆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廻遠樹崖影落中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過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鴈到閒心期與白鷗群晴溪欵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篆文此地從来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峰頭沉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煙花日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景同来不同賞詩篇還為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来去楚澤風煙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問武陵深新春尚沮東歸棹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烟蕪漲野平
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慚歲月歸心迢
遞憶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痴歎手援

齋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
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群動妄閑來還
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皋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閑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

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趂墟招渡急舟人曬
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興看山濤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
申暮雲捲青峰善卷臺性愛煙霞終是僻詩留名
姓不須猜岩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煙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
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廨宇無官住花落僧

房自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蹤扉
春來客思獨蕭騷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
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橫原獸爭
群濤暮號却憶鹿門栖隱地杖藜壺榼餉東皋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椰港清雷雨驟開江
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
堤夜四更欲寄愁心無過雁披衣坐聽野鷄鳴

睡起寫懷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閑觀物態皆
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
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杳靄中鶖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櫓哀
明月江濶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
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雁上苑封書未易通

鶖羊山

楊地相傳楚水阿三年春色兩經過羊亡但有蒭

平石書罷誰龍道士翁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
迥月明多巖旁一宿猶緣薄逸憶閒雲住薜蘿

泗洲寺

淥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
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
壁作燈傳開軒掃榻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瓏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滿仙壇依
鶴侶書留蒼壁看鸞群春巖多雨林芳淡晴水穿

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尚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
先覺 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
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九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

外集二詩 廬陵詩六首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
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尚存經雪幹竹高還
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
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

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當長坂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
烟凍燭寒無焰泥爐濕未燃正思江檻外閒卻釣
魚船

立春日道中短述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
晴農事沾泥犢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
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疑殘雪猶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簷日暖堪人雪散小岩碧松梢挂月新

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床為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澁看山興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水邊楊柳覆茅楹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否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即性情笑却慇懃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為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生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巖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其素高先生又辱為之僚因為書白灣二字并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瀰瀰彼美君子在水之涘

雲之溶溶于灣之湄君子于處民以為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興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兮可以容與

白灣之洋于濯以湘彼美君子兮可以徜徉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

潯洞寒泉滴細花朧石房深青壁頂留姓他時好共尋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巖樹坐來靜壁蘿春自閒樓臺星斗上鍾磬翠微間頓息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遥指白雲生林間伐木時聞響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倒涵湖月曉烟梯高接緯堦平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塗惹世情緣崖丹壑是平生養真無力常懷靜竊祿未歸羞問名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路入花平道人只住層巒上明月峯頭有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坂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況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丘遲回岐路側孰知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鵠萬里逝豈伊為稻粱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達命諒何滯將毋能忘虞安居尤穽擭關路非峻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茆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風泉閒竹房逢僧或停檝先掃白雲床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從善翻滋怨紛紛嫉媢興指謫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背面寧知竟漂流淪胥亦污賤卓哉汪陂子奮身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黑匪難辯

歸越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興來每思往十年就茲

觀停驕指絕壁涉澗緣危蟠百源阜方歇雲際猶飛湍霏霏灑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視終莫攀石陰暑氣薄流觸迴迴澗茲遊詎盤樂養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嘆

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烟濕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卧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懽呼歡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雪嶺插天開玉帳雲溪環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迷千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壑環天險嵒巖下陡壑涉水攀絕巘溪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豁見平衍僧逋寄孤衲守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墟曾未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拯援才已竦栖遲心益眷哀猿嘯春嶂懸燈宿西崦誅茆竟何時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六首 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

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間睡起

林間盡日掃花眠秪是官閑媿俸錢門徑不妨春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每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楊雄誤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丘園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媿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疑暮色忽驚鑿

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為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仲從予滁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你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別以詩

迢遞滁山春子行亦何遠纍然良苦心惝怳不遑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群闇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末學久仳離頹波竟誰挽歸𢦏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寒青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榾柮山爐煑石羹

龍蟠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辦山行真慚廩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間飛雪點衣輕長思潛泊還真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閒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鳳凰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間得未曾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飛猱踞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蹤正自縚籠在一宿雲房尚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為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在俱是塵寰欲渡人藥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邈邈無消息悵望烟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間庇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路問桃花故人勞念還相慰回鴈新秋寄綵霞

簪笏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為酬春城驛路耶相送夜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湖闊九疑浮懸知再訪瀟湘枕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顔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是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情化世味爭如酒味醇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襪定何晨童心如故容顔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

見鏡中行為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峰頭雙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閑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却恨牽文句展轉支離歎陸沉

其二

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閑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暄日客子胡為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妍瑯琊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瑯琊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琊春天機動處即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浴沂傳故事吟風弄

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三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宫試訪予滁陽遂留閱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瑯琊之間於斯道既釋然矣别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嗷嗷過寒雲豈伊稻粱計獨往求其群之子眇萬鍾就我滁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馬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牕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絶代下此意冀可論

群鳥喧北林黄鵠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蹔棲巖遯喧寧遯世緊予厭風塵送子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峰爲尋舊棲處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滁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静餘孤

月湛虚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牕一樹自家看臨行擬贈聊數顆珎重清香是歲寒

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雪鬢歲寒寧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别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復尋豈無群儒迹蹊徑榛茀深濬流須尋源積土成高岑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

濬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濬植枝派寧先蕃謂勝通夕話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則請君勿與諼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外慕安宅舍弗居狂馳驚奔騖高言詆獨善文非

遂巧智瑣瑣功利儒窣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
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
前吾道既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由簡易日用匪
深玄始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闇闇
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媸妍世學如剪綵粧
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
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

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岐綴
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
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
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
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
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
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
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
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眄成路人

寄浮峰詩社

晚凉庭院坐新秋織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
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
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繞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

夕坐不妨老子手酧吟瓊花入座能欺酒氷溜垂
簷欲墮針却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沉
此日棲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為誰深忽然夜半一
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
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沉

與商貢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逃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
棲

其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寄

南都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一覺紅塵夢欻殘江城六月滯風湍人間炎暑無逃遯歸向山中卧歲寒

與徽州程畢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陳却於何處覔知新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床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病夫已久逃方外不受人間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床風細不生塵日長一覺羲皇睡又見峰頭上月輪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却醒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泠泠

題灌山小隱二絕

茆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煙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都熊峰少宰石公以少宗伯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敏直方爲留都所倚重今兹往善類失所恃群小罔以嚴辯惑考學者曷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曷從而咨決南都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寧獨留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群小乎獨無辯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子之召之也亦寧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用則以庇天下斯彙征之慶也公聞之曰戚者非吾之所敢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

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
陽明子素知于公既以戚衆之戚喜衆之
喜而復憂公之憂乃叙其事爲賦六月庸
以贈公之行
六月淒風七月暑雨倐雨倐寒道脩以阻允允君
子廸爾寢興毋沾爾行國步斯頻
哀此下民靡屆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
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尚支其楹
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嗜人食荼與苦依依長
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孔時
昔彼叔季沉湎以逞耄集以咎我人自靖允允君
子淑慎爾則靡曰休止民何于極
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
子毋沾爾行如日之升以曷不光
守文弟歸省携其手歌以别之
爾来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
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興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
無飢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

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嗔答見人勿多說慎
默真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己學
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
樂怡顔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
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兹信我
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爲望
爾日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湖上群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
明洞獨棹扁舟鑑裡行
用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
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遊牛首山
春尋指天闕烟霞眇何許雙峰久相違千巖来舊
主浮雲剌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澗阿入蘿陰息
筐筥滅迹避塵纓清朝入深沮風磴仰門歷涔鼇
屢寬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予上方候鳴

鐘出迎佇頹景耀囬盻層飈翼輕舉曖曖林芳藹泠泠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峰月升烟宇會晤得良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侹承瑞

平生舉業最疎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論藥葯堂放鶴或開籠愛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憐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瀹江容我老垂綸保璧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岐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淮海帝圖須節制雲雷大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為謝江南諸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閒中書卷堪時展靜裡工夫要日新能向塵途薄軒冕不妨簑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眉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鷄謝墅接渡海有鶴逢山通鹵田經歲苦秋雨浪痕半壁驚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簑笠擬從公釣沙碧海群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席有春陽堪坐雪門無五柳好吟風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為別

一別烟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泠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峰頭望烟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賓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諸峰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烟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休問酉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

爲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邪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群諸生問業銜
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换道情曾
許碧山聞别来點瑟還誰皷悵望烟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精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别後荒江上相逢疑
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閑最覺湖山靜家近殊
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遅發軔世塗崎曲盡羊腸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間鳴瑟驚
棲鶴竹裡茶烟起定僧望遠每来成久坐傷時有
涕恨無能峰頭見說連閶闔幾欲排雲尚未曾
登閱江樓
絕頂樓荒舊有名　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
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
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峰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
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
見朔雲横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游清凉寺三首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
草没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
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遅風塵漸覺初

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緑樹陰層新作蓋紫蘭香
細尚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顧尚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人
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峰晴
秀晚巍巍暮鐘杳杳催歸騎惆悵煙光不盡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遠趍君命忽中違此意年来識者稀黄綺曾爲炎
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今

鷺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来頻我亦携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鹿豕未論黄閣盡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静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来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湖迥松栢茅茨歳月深欲何黄精消白髮由来空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衍賛休疑撃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上西鄰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皷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國好才猷須濟朔方艱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来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即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絶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真篇是誤真篇三註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看野狐禪

悞真非是悟真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為世人多戀著且從情欲起因緣癡人前豈堪談夢真性中難更說玄為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二首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蓑溪雲晚度千峰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蘿順水飛檣來賈船絕江喧浪舞漁蓑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峰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曰仁買田霅上携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說相携霅上耕連蓑應已出烏程荒畬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舠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閒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峰夜度兵

月色高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遍汀漳將謂汀虔是接疆天意豈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纏畢斗杓何

曾解挹援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
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出掠干戈塞
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淚空墮謝病幾時歸海濱

還贛

積雨雩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
旌野屋多移竈窮苗尚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補媿
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夢裡過尚想清池環
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踈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
風月下歌傳語諸公合頻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畬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為民
痍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世真如瓴水建先聲不
礙嶺雲遮窮巢容有遺驅脇尚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興師既有名揮戈真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
驅策實仗 皇威自震驚爛額尚慚為上客徙薪
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閒塵寰亦蓬
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卧石牀涼洞雲秋
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
獨慨却憐人世尚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閩楚諸
峯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雞

又次陳惟濬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峰望眼明樹色遥連閩
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
傳一笛橫莫道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沉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
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
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墻立巖深雨不到雲歸
花亦濕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群山走波浪出沒龍蛇吞岩棲寄盤渦泛淪逐成癖我來泛東溟爛煮南山石千年熟一炊欲餉岩中客

潮頭岩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益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爲賦此遂

寄華山澤諸賢

予有山林期在舟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滯回車當盛年養痾非避世秉竿鑑潮雲結廬浮峰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猗生悟玄覗妙靜息緣慮聆聆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我日巖棲事君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留久終是塵緣錯誤多澗道霜風疎草木洞門煙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留陳惟濬

聞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憂却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薜荔巖高兼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 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雨披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羡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斷九嶷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閑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峯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頑格深愧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

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二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
移復春煖無欣農務閑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
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鞋麾幢旖旎懸
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
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携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
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

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款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
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
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却慚塵土逐虛名
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隨
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蠖屈浮名蝸
角任龍爭好山當面馳車過莫漫尋山說避名

夜坐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總是故園聲草深石徑鼪
鼯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緘書懷舊侶常牽纓
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菌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往事每因心
有得身閒方喜世無求狼烟幸息昆陽患蠡測空
懷杞國憂一笑海天空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老大有情成
舊德細誅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真夷道情到方

濃是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 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
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
遊強之出輙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
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
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今年夏來贛
視某留三月飄然歸興不可挽因謂某曰
秋風蓴鱸知子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

此恐即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
歸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
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
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爲賦此
猶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鬚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
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
木正無邊何時却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

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
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
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
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
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裡葡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
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正德己卯年奉
勑往福建勘叛軍至豐城遇宸濠之變趨還
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
淮後戀闕眞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
九重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
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

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
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
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
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
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来秋黯黯關河北
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三天石壁雨痕晴客来湖上逢
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
得尚虚名移家早定孫山計種菓支茅却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巳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
民病空有官銜廢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湘水
旱尚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嘆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

瀝蒙騎亂藤纒寧知絶根脉丈夫貴剛腸光陰勿
虚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 十月至杭王師道人追寄凉復還江西是日逐謝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鷄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裡消
閑晝藥裹爐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晩出高峰望
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毎拚須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
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
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来一病身可看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
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
山僧對我笑長見説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
閑

歸興

一絲無補 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
非國士由来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
無能欲善刀越木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峰高

即事漫述四首

從来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
世網遂令真訣負初心夜馳險隘天峰雪秋虜強
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舃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尚南征誠微未足回
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烟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滇
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宵宵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虚尚勞 車駕
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踈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

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強所不能儒
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
單解誤燕最羨漁翁閒事業一竿明月一蓑煙

泊金山寺二首 十月將還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雲濤石壁深
龍窟風雨樓臺迥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
興尚堪憑躋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峰雪棧氷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廻江漢留
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孤柱地缺東南看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峰巒不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
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
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充嘆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
衮繡謾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

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
有意卻逢人事偶相參殘裘得暖堪登棧破屋多
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
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
日是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
年後蹤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慢勞傷世隘楊朱空
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晚空

楊邃菴待隱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
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卻無勞更
掩扉

其二

大隱眞壓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
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時存校
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氷霜緣逕滑雲石向人
危乎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
餘思

其四

茲園閒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烟霞靜壺中結搆
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

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亭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
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
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絶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顚崖勢
欲墮下有劍石交巉頑峽風閉壁船難進洪濤怒
撞蛟龍鬭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
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
苦神斧夜開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怪人謀不得
容其間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
脇息仰天實懸空絶棧蛛絲墜風吹邪酒眼花落
凍滑丹梯足力孱青靄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
復還峰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烟霞未
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爲險世
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 北
極雙淚潸

登蠑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二詩壬戌年作誤入此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灘瀨西蟠渾
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吳女埋香玉惟見沙
鷗亂雪風往事凄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撑住卽
從古正恐崩頹或自今辭餌秋螺殘老翠蠑鳴春
雨落空音好攜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
前日五老烟雲豈定期眼慣不妨層壁險足趼須
看短笻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决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即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嘆久
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
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

湖濟世渾無術逢時寡若愚未須悲蹇難 列聖
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况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
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頃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
我思

其四

世道從危漏人情只背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
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

鷗知

其五

星窮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 天廻駕先沾雨
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得春情莫吏辭藍尾人生
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
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閶
闔手重瞳小臣謾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為無
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
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
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 鑾輿
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于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鬢毛衰梅花未放天機泄萱草先將地脉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覲庭遠長日斑衣羡老萊

天涯霜雪嘆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仳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即未回白日高峰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緣溪踏得支笻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峰石逕遥僧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疏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滚滚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撓人間刳木寧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尚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行過此費忖度昔人用心無乃忉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奡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纜弱流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寬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床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牕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峯十日高眠雷雨中霽色晚開千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雲住桂叢却負洞仙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朶芙蓉開碧落九天屏嶂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却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須洞秘靈湫峽圻開雷斧天虚下月鈞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遍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峰頂高僧有蘭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却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珠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峰掩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凉惠遠陶潜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烟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説法有高臺一朶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来

太平宫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随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雙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真賞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来難眼餘王老睛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却恠寺僧能好事直来城市索詩刋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巘振玄岡頫陽薄西陸菑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菉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清溪厲月行暝洞披雲宿漸末石澗溜斧薪澗底木田翁来聚觀中宵尚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慚撫掬幽枕静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真訣傳頗苦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械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荻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卧聽從教波

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緣獨在蓬牕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湲湲花栁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来作市心閒麋鹿漸同群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迎望幾斜曛

江邉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古塔無僧住花外仙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蹤跡嘆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来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鸝日日来兼有清泉堪洗耳更多修竹好啣盃諸生涉水攜詩卷童子和雲掃石苔獨奈華峰隔烟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閒搏旋掃花陰雪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還好着漁舠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隅青冥尋常不易見我来騎白鹿凌空陟飛巘長風捲浮雲褰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来爾為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黙契可無辨

豐城阻風 前歲遇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来天色稍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滄海或可求瑶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呑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閒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埜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埜奇更痴共言山外有佳寺勸予往遊爭須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滑難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埜請登高覘路歧三人冒雨陟岡背既仆復起相牽攜同儕咻笑招之返奮袂徑往凌嶔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山逕夷青林宿霧漸開霽碧巘絳氣浮微曦津津指壁在必往興劇不到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不覺老興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埜本求

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湯踏火甘傾危解脫塵冥事行樂爾輩狂簡翻見識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疊嶂盤深幽奇峰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

山高頂巘平野殊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倒海吹不動大雪裂地凍還開夜半峰頭掛明月宛如玉女臨粧臺我拂滄海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

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茆茨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山

其三

狹地千峰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峯月上寒空鳥鳴蒼磵底僧住白雲

中

登蓮花峰

蓮花頂上老僧居脚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
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従谷口問桃花屡攀絶棧經
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隣多異境鳥飛不
到有僧家頻来休下仙翁榻只借峰頭一片霞

登雲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峰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
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
峰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
如智者滐韜藏復如淑女避譏妬闇然避世不求
知畢巳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
人未知我欲窮捜盡枯出秘藏恐是天所私旋觧
詩囊旋收拾脫頴露出錐參差從来題詩李白好
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輞川安得渠来拂
織縞

雙峯遺柯生喬

两家雙峯下不見雙峯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
頴盛德心愈畢幽人迹多㢠悠然望雙峯可以發
深省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来迎且請詩

方自華峰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
家自謂遊巳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酣醉後醒酒却
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黄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亦鑄
蓮興雲為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
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峰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来却問山
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
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

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卧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
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
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
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毛髮暗從愁
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春風脉脉回枯草殘雪依
依戀舊枝謾對芳樽辭酩酊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
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
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
冥幹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
澗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怪山頭日日雲來與未甘回
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紫芝香煖春堪茹青竹泉
高曉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
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
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
寶藏兩目無覩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即思策
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
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
幸遠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况復我馬
方虺隤舊遊諸生亦群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
霽靄尚瞑晦却疑山意猶嫌猜肩輿一入青陽境
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攤雲掃浮陰九十九峰如
夢醒群巒踊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

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朶芙蓉抽玉井恠我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弃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閶闔鸞軿鶴駕紛翱翔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巖頭閑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影透晴沙痴兒公事眞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逕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晩佩聯芳杜野老春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謡二首

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眞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仍晩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烟霞高歷雲峯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無予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眞性逍遥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閒閒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間晴牕展卷有會意絶壁題詩無厚顏顧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即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嘆式微自笑半生行腳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旗閃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

倦鳥棲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
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古洞濕雲含宿雨碧溪明
月弄清暉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爲妻孥守
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
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擱路吹人回君
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須五斗未妨適
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貿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
無輕已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
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役精勞形骨髓
枯竟日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
五升米半級仍甘九族誅胥靡接踵略無悔請君
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塒下鷄引類呼群啄且啼稻粱已足脂漸
肥毛羽脫落充庖廚又不見籠中鶴斂翼垂頭困
牢落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翱翔秬廖廓人生山
水須認真胡爲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
臺麟閣皆埃塵鴟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
濱舜水龍山子舊宅讓公且作烟霞伯拂衣便擬
逐公回爲予先掃峰頭石

紀夢 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閣忽夢晉忠
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
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
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
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
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
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
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
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
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

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寅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眞舌不相爲誅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卷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筆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

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能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顚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躭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儞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託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

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耻衆目山河徒嘆非携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眞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眞詮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類謹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

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夜寒豐虎與溫足雨後兎能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持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却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敢授人時亦何有玉衡墮却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郗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倏之來歸久
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睎
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啓
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
麓白首無慚黃綺傳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浴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縈
廻雲石緣敧遷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霏際始覩臺
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

空山寂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穿崖技依偃龍象陟
降臨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棟我來慨遺迹
勝事多湮埋遡矣西方教流傳適中垓如何皇極
化反使吾人猜剥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荄傷心眼
底事奠負生前盃煙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
羊腸坂車輪幾傾摧蕭散麋鹿伴凋谷終追陪悟
愉逗眞澹閒寂辭喧豗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
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
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峰上烱月夜景方

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
停午趂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
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
井戀風塵先牽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

詩寫我憂為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遏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針瞟偏歷青霞躡紫雲閶闔遠從雙
劍闢銀河眞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
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衡韻

看盡東南百二峰小孤江上是眞龍攀龍我欲乘
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蹤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看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
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
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恠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謾擬翠華旋
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
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漚
依依脆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
自得白頭無柰是親衰當年竹下曾求仲何日花
前更老萊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
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湖南木落頻移粟磧北風
烟且罷征濡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閭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恠
驚反謂醒者狂群起環鬨爭洙泗輟金鐸濂洛傳
徽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為奔走
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鬨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
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烟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
年兆爲語田夫莫惰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
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
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巘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
明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
九溟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
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
空寄絕音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閬道晚人言王笥更奇絕潭口

停舟路非遠看興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嬾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踈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剥落盡手種松栢枯龍鱗三十六峰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為皷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逕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卧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懷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餒每當快意事退然思辱殆傾否作聖功物覩豈不快奈何桑梓懐衰白倚門待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

金之珠彈烏雀掘土何煩用鐲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痴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峯攅尚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島與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為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菓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渾成

再遊浮峰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懷勝事乘春到况有良朋自遠来還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翦蒿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讓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村静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却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蹤寺僧邀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

花入岐路心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烟火出深松年来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尚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潜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説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絶調逈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能辨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吕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為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臘肉寧為脱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来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閑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與諸生歌於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須憐絶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菲菲又是高秋落葉稀天逈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閑来心地如空水静後天

機見隱微深院寂寒群動息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爲錢翁希明別號題（錢翁德洪父三歲雙瞽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

北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鰲未足歆敢問何如其爲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爲網良知爲綱太和爲餌天地爲舫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峰次蘿石韻

曾從爐頂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峰勝事縱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北鼓角聲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篷

觀從吾登爐峰絕頂戲贈

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峰頭清嘯亂猿群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款門可咲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遣扁舟成久別爐峰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

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所懷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峰頂曠望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群壑風泉哀悠悠觀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漫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煙稍尚濕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頗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滿南山

聖學宮墻亦久荒知公精力可升堂若爲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末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鵓鴣聲裡又春深閭閻正苦饑民色畎畝常懐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蝶謾追尋年年開落渾閒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

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窗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緣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問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間塞僅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
不信却從身外覔神仙

寄題玉芝庵　丙戌

塵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鷦鷯足一枝身既了時心
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
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
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懃莫愧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
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
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慇懃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
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
立志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閑居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
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丘幽尋意始結公期已
先道星途觸來暑拯焚能自由黃鵠一高舉剛風
翼難收悽悽戀丘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
伊枋榆技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
吾衰庇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
遯仕者當讎學無斁寂念宜急瘡痍瘳金瘵應
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
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
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
五矣六月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
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
爲謝

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圭璋洗兒惠比金
錢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

好共翁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珪璋漫憑先德餘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携抱且堪娛老況長成或可望青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 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遥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即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畸側新構鬱層榭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凄群卉拆磬靜響江聲總虛涵海色夕陰下西岑凉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徒群公餞何因得良覿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耶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峰

西峰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闕何由窺方子巖廊器蕭巳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刺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群峯瀕秋氣喬木含凉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

疑伏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
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
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
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
無緣

寄石潭二絶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閒

齋固已知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
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
出見客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絶
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
籬撤何事深林尚閉關

乘輿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
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
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
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竟有
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
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
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尚心驚旌旗不動山
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閭閻多復業獨憐饑

饉未寬征迂疎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
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晩横秋色淨兵聲寒
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從湖寇正縱横人今樂業皆
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
道及從行峰山弩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裡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　廊廟耻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群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聊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燹井灶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慚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饑貧歸徭獞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燹餘破屋須先緝雨後荒畬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貧憐繻絝緩旌旗　聖朝恩澤寬如海覩鮒盆魚縱爾生

徃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也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晚益敦歸師當五月冒暑涉蠻氛九霄雖已老報　國意尤懃五月衝炎暑回軍立戰勲

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

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来快心目徘徊欵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飢飡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　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来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兼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董

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通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令早謁節推厚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

於此矣凡所以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

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汚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闒茸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冤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

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内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以誠使可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内僕亦將禱於南鎭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太府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

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

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則亦瘁瘵而已爾蟲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扰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墜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椎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魑魅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君甚簡伉者然省愆内訟痛自削責不敢

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鵞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閒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

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劉

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纔舉以要
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
君爲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
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
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
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
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
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
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

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
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
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貫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
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貫等自言使君嘗錫
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
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　朝旣而以
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
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
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
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
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
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
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
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
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
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

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
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緣遂高坐不爲
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
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
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
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
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
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
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揚

燮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燮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絶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令使君獨得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楊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手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

絶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

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喩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胷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旣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為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旣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

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

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

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其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辨毋遽

二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僕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

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

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

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

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

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

辨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盡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

之為賢乎與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

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比來事既還却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

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

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

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驁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

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褻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

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倀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

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閙然媢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

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

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

者不惜往復

二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

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已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

劉景素同遊大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

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見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禀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

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
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
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
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
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

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
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
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
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
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
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
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
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

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
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
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
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
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
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
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
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
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

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
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
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
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
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
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
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知是而中輟
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

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郴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興料亦未敢動作

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也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為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

彼此各各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遲閣　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　勑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諸訪其事頗悉蓋未大懲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閧雖小大不

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驁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朘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為之鬬有司素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吸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

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辨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破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　己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惓懇惻不一而

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况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撫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　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俟　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絶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爲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

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逮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抉廢起舊以獎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塞閉而未宣終將泯涸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勲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　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
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豁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繆承推

刋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跡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憪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覲覦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冒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遂庵閣老 壬午

孫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

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墻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固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墻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溺者又嘗辱使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歆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

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部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

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
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
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鄒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
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辿其任然在明公亦既
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
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
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
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
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

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
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
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
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
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
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
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
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
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
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
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
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
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
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
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
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撕其奸形之以必可賴
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

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
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
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
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
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
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
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
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
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

鑒其恍惘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墻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為然自嘆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價事將為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

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為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廼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為己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疎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傳書案牘已非其能而況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尫羸日甚惟養痾丘園為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効其心力不致為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纖縷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

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為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

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惻念其舊遽使存録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録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益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内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亹菴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憒憒不及少

申欵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為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恵登拜感怍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嫉狥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内之望而自視歉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

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内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為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絶無因握手一叙其為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

葢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畧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没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為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為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為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

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葬一事托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偬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黄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

適陳子文往草草布間闊

二　甲申

别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群索居即未免隳惰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逢逢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卧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卧小閣省愆自訟而已間有鼓扯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黄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楊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畧者刪去

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説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入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入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

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徙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剛改前衆將圖復上與臨别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 朝廷事體今日臺司之中

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帚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毀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

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譊譊嘵嘵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 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

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薄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

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内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匪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為之赧顏汗背促蹐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為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疎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為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為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為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況讒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千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

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擇一㯹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録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参苓耆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

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實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其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黄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湖熱痰嗽日甚一日曾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諸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徒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棄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為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為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黄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来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聞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為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効忠赴義之士廢産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書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

若有挾而要者柰何柰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

病瘵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從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

學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為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為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来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来今

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為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来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来接見者畧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来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

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
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
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撑西曳亦何以致遠
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
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　國爲民殫力
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効也思田之患則幸
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

藪者亦已用計剿平訖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
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
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
履且有不能若廵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
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　聖天子在上
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
受　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
不喜爲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
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

不然耳靜菴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
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旣當事且須持之以鎮
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廼
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擧諸公當之
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尤養有素
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
報德者不必務速効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
遠之圖庶不負　聖天子今日之擧而亦不負諸
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
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
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
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
念日切誠恐坐縻日月上無益於　國家下無以
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柰何柰何春初思田
之議悉蒙　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
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旣極不得已而爲救焚

之擧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為我慭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

所懷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 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顚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 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為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為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為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

攺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為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搆痰嗽潮熱日益尩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

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奬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閒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

不然將不免為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寧潘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賛允尤為萬幸舟中伏枕草既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其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遺闊執事養高歸郴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弁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

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悯然伏冀照亮不具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二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為篇二百有奇淛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為詩文又皆淪落止是矣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為僭也吾子以為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

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也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

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為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寛而不縱仁而有勇温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繼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

為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為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兹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

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

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
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
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
彿固亦大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
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惟憂民之憂是
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
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
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
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

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
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
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
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
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
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
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
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
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
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
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
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
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
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
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　國初之舊
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

不自慶其遭際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
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
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
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
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
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
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
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
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

凡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

以自止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為立春為雨水其候為東風解凍為蟄蟲始振為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

則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螽蜚雨螽蝝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鸜鵒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

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為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觀夫博弈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為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為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為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為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賾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為之敘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為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頗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為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

譏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
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為乎今兹之歸脫屣聲利
番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
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
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
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
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歎養則違其父不
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
之憂勞為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

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
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
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
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歆一日遂歸休之樂蓋
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
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徃而
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
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
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
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
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
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
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
有九其年 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
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侈 上之德以
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

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
冊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
矌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
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
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
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僉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
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
戯彩以為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為養不必候起居
奔走扶携以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

之心顧如是而親以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顧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顧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顧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顧其子者賢父母

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廵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靳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為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録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葦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

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

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

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禄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麯糵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

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歙潘氏之仕於　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球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球旦以上三載寂選鑑以　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叙八制為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

而門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
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
幹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
而四幹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
致焉潘氏之在婺閩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
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幹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
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　寵命之
沾曁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
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冱剝落俾堅

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
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詳
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
嚴冱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畧嘗歷之
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
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
誠敬手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
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酬詩文
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

為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
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
托以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
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
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
之渫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産矣則又可以居而弗
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

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
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
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攖其中雖廬常雲之頂
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
應之也忘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
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
時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吸屈

仲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憭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其月予自

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

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以為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

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後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

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掇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眥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

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蕲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伏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為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蕲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為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復刻是集而屬某為之序某之為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為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蕲知為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難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遺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闚荒墟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

由修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産故次之以食貨物産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

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条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憝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究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

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决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閧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

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爍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亹亹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乎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

反以為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為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乎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歸居廡下而侍几杖猶為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為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遄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蹇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

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濫以媒利是盜貨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舉職為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　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為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為諸夷所信服者久臨而毋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　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　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為　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風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　上而先已有陞委

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踰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猺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為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恐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為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為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鉤摘公然為之曾不以為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為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

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既

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旣久於其治乃奸剔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旣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壘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遭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泯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與樂而文釆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瀆湖之民死於魚

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發輿國之界民逵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恩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亟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

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頑不獨輿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無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辛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輿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輿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輿國惟此輿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宄謀于澤公曰

吁嗟茲惟予譴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衆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莩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擅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曰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

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餧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驟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廼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稹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

將有裨廼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

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惻然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息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温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温甫之父僉憲

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忘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益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懽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義嵋望之巖屬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

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蔚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墊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瀅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實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汩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慽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歷歷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逾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

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嶄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宫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辦室奥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

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樸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駕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虚而静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

當其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疏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

導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

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

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卧馬冢記 戊辰

卧馬冢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滀若奔若伏布爲層裀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迫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末迺來茲領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聰卧嘆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

公曰噫嘻其弗歸卜先公則旣命於此矣就其地
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泡洪面勢環拱旣
葬弗震弗崩安靖安謐植樹蓊蔚庶草芬茂禽鳥
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
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志厥祥徒而歌之
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
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
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
岐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

其愼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
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
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
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
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
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
也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
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
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
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
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
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
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
日之歌曰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
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

出稽首再拜人曰予僭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
其曀其日惟霽其昫其霧其日惟雨勿忭其昫倏
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曀曀其光矣其光熙熙
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
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
上頹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
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幨幢纓絡若摶風之鵬鶱集

翔鵠螭虺之糾蟠猱猊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
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秋田伏喬林秀
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
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
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
貴之途莫不困踣煩懣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
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儕俗侶素
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
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

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
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
夷犵狫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登
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
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
乃捐貲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登祝之所曰
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
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
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
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
之故事逸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
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
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逃遠度其工
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勸助者欣然而集
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
遊觀者有所舍登祝者有所瞻依以爲揚虔效誠
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
於石遠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

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是舉也蓋得之矣況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
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
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
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
矣寺始於戍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
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
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措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

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址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

則何事爰平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必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

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上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

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爲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圮正德壬申府尹裘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興頹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

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繕其弊壞新其圬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　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

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姦是學校之為萃淵藪也則是　朝廷立之而為士

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瑆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敎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為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以代以為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為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

盡其力而與一二儕請無妨教事以教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樸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踴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前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為明倫

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廨以宅三師前匾三圜圜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嘆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綦猷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

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難笞罪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令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聲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斬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惮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　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

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踰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騭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螟蟘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

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手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爭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

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遽爲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議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

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

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始禁罔使陷於非辟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遷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湢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囬

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君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手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鬬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謡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游我息矣長渠之活矣雉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三終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旣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

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畧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

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於夫夫君子之稽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

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未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躐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

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甯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甯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甯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予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蘄於予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

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崖石則誠崖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敓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

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

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岡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岡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岡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欒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 天子之廷者 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恭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 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

謨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撩袂却走君將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

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緣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勖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

挖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絶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玆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憩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

濫緊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眞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旣聞命矣敢問

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

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

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

後可以覆垣今子將以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于為愛之耶抑為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奥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

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

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

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

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

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子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

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此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

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齊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為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為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

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齊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為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窓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檐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為真有所苦而類為悲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

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曾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諱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為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

武而顔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諳其可以為世法也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胥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為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峰焉亦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大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　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為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槃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遷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于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

弟僑姪宗鎰來就予于虔其室在揭陽别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遥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遥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偕從子而問學將别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别而後言也不既晩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别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予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温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温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賛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

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顔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盖得夫謙道也愼獨致知之說旣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嘖嘖於是盖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内自省則德修毋謂已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瘂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荅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胷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胷指天躃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欒惠卷 庚辰

欒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豈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為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為

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闗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為截取比于腸累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雎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戈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為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豪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輙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帨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為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頌其所親愛罔亦古人岡陵松栢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遲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

予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業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

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黙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予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眞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詈而日諄諄焉亦

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娼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日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

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盖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毁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冐天下之非笑詆毁而

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黙然而不樂也盖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為問予領之而弗答黙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剸繁理劇非以為能也嫉邪祛蠧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為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

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為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盖久然皆以為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為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為恨且惓惓以聞道為急問學為事嗚呼君盖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

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閒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為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為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為異而南遊未嘗以為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為學者以為君贈

為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為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為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為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為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為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為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為善之符識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易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

前之説是謂良士由後之説是謂凶人我年[illegible]
遠冥甚而近凶人是謂道子戒之戒之嘉靖[illegible]
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illegible]
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附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崖幅於物無牴于于施施率意任眞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衮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

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遥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森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咸號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爚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廻龍山祔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即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王師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麾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錄爲當事者沮抑竟死麾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槩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衡彶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

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袭義
揭仁鄉之司直逊矣太丘其孫孔式胡遠而逝其
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䂊無寧處士
愧其孫子廻龍之岡其鬱有蓊毋爾芻伐處士所
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
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焞皆以道學爲世
名儒其後有爲縣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

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
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
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
偶天順年　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司
以公應　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
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猺患方議發
兵以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
入猺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
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

爲具陳禍福言辨奥慨諸酋感動顧謂其黨曰何
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
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
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嶄山互嶅徑憑險
出沒深箐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穽中動慮機觸不
敢輕往來農末俱廢間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
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問行巖谷盡得其
形勢縱火悉焚林薄猺失籍潰散公因盡築城堡
要害據守猺來無所匿從高嶺遠覘嘆息啣㗐而

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辭爲
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
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
貧賤時即委産二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
急遽未嘗見其不以衹服與物煦然無牴至其蒞
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橈避庶幾
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
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
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

固不辭也公諱溥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穀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頹焯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閭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令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

門七十子顔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顔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顔雖旣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鼪鼬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薙而益繁鴟梟遁窺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乃曰吾隳黜吾耆而存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

形也謂吾謂予非予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内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

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

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遁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

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

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懿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凡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

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

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君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盍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隆隆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隤隤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遊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耄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

丘之傳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
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
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
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
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
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殁其子棐棠東
集狀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
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

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貶思州遂謝病去文
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
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
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
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
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懨復
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
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
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
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
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既素愛之至是聞
父喪慟毀幾絶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
辭按狀翁名珎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
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
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
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

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
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
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珎或混
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驤奚損於良嗚
呼馬翁盍爲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予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
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至於
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貴之敢靳

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椁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狥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旣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旣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

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易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裹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塞之石曰　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璪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謚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　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謚襄惠　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

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南祖諱有恒追　皇朝建國延復還家錢塘有恒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諱　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與之兆耳　御書有恒易之父諱新徽州衛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　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鍾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

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
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
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辟虜因山
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　命往審處之
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
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鬬爭以武力相
尚是以易鬨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
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
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

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
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
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
宣慰使皆懍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
爲地方患公徒容畫策去之請吏于　朝遂以帖
定丙辰入　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
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順天等府兼巻飭薊州諸邊備時朶顏虜勢日
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

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
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
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
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
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
之苦奪民產及牧圉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
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
數短公於　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
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

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　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
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賜玉帶庚午
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
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
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
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
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
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

為變衆至三萬餘流刼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
兵剿平之復其故業　朝廷七降勅奬勵　賜白
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
歸章七上始　允之　聖諭優奬　賜馳驛還仍
進光禄大夫録其孫一人入冑監公既歸築兩峰
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峰居士日與朋舊徜徉
詩酒以為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
朝廷念公壽耇　詔進公階特進光禄大夫柱國
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

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耇邁而精力未衰優之
廊廟足倚以為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
矣公元娶鄭氏累　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
繼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
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
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俱出長適
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基孫男四楩楠橋
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凝然人
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奮畧于

西陲定屛寧垣既苑南服折漕是晉丞　命于南
丞　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　帝曰司寇爾
總予師冠賊奸宄維爾予治既獲既遏豕奬狐遁
暨其成功卒以老乞　天子曰俞可長爾勁西湖
之湄徉徉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
時之屯　天子曰咨謚錫有隮褒榮終始其疇則
如穆鳩之原有鬱其阡誌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弁阿為工方

特為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冶長在
縲絏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
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擬礪之士獨行違
俗為世所娟嫉卒以傾擠踣墜又况以非其罪者
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湛之怡菴湛公英者廣
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剋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
耿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
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讐聚謀
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為公直行其心不顧免焉

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植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殆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　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呴濡喘息以蘄須臾

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瞶信暴者與庸揚矣彼忞然就抑蒙闇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　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遥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

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

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辨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

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鄭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益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實爽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甲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閾也不亦貞乎績麻舂深敎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

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孫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

事親以老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徑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父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

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客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騖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殁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

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媢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烓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

既爲之表而君之葬巳久誌巳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婚遊征逐之好而巳君諱文楷世居嶽之淳安其詳巳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

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爲侍講學士兼

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韋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尖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

自代 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

索徵瑕摭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顔於此由是頗從寬釋瑾銜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内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大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

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喪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李事始阿議稍不協而瑾驕倖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意愈沸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贄亦絶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

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偷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絶於俗和而不流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悦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充已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内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

虚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虚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硺於澄淵則明硺於濁水則昏硺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

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 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

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耋自 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愧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

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 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

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浰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熾正德丁

丑冬攀縱既殄盆機陰肆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嶠丁未破三洲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田軍班師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 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

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 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繁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肇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賛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視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嶷嶷端潔其正言直氣

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讐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爲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歎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處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予者宜

爾也詩曰有服襜襜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乎如江如河其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克詐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顏薾既折爾股猶遵奔豚人之寔頑則嗜與汝不見壅腫砭廼斯愈不見瘙痒劑廼斯起人

之毀訾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怨匪怨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寔頑則嗜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懲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條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訒孰默而識孰訒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罄不以盡愬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恆棄爾天命兆爾譽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疢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

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需神惠而乃入夏以來元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荐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愀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職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

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肆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絶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

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矣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入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

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来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産吾不

知爾郡邑爾烏爲乎来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来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来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

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

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纍纍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　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謁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奧義相與

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孱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櫬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

予顓蒻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玆馳奠遥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洌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洌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内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玆土爲盗賊所盤

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洌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洌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弓矰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劃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洌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玆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命來鎮四省憤洌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遣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玆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戮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潜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梁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庶

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陰佑其衷俾盡携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玆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怍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

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柰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柰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耶向之所云其果夢耶今之所傳其果眞耶今之所傳亦果夢耶向之所夢亦果妄耶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

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

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耶則已矣吾道而是耶吾能無蘄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恐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

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耶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弇何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惆勸勞施於 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

手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爽公盖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忿而徐爲之圖盖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當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 祖宗之德澤 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

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起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啟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輀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窆玆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鵠峙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玆已乎共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悽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頹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離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歛

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貽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辨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訏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葵兹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嗟峨之雲擧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歆歆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騖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

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已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昆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

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已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揚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令茲之沒也實以

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輀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遐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眞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

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千雲合抱蓋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欲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　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　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謚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　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槩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我先君子素與於　公守仁雖晚亦辱　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　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哀嗚爾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難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冥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項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来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

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眞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絶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鉤聲避毁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擧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齷齪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

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娼嫉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　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　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

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

筮仕迄於退休敭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捐軀殞元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眞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惓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

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辛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具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歸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絶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舉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

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荊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絶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

之人固有頒以馬革裹尸不顧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眞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䰟漂泊正可隨之而歸爾等尙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䰟斂爾精䰟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鄕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䰟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尙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歿爲忠義之士

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尙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令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鎭國家綏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尙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庶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　皇聖明露降河淸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尙饗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　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渝蕪無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寔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逝追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殁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

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禁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擧　國典以宣流　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其適獲來叅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玆而昌乎其承　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　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慙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

先生彥達府君配 尚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德洪曰 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眞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昔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

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覩面覩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乳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胤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

紀弁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
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

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

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

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

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

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旣知至善之

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間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

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民德親民爲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

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

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

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

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

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

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賷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一義簡畧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不得言語知解所及也大學之要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

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惱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游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

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

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凝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

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臆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遍命曰臆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〇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爲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

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

斯所以為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矣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

即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為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鄢○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代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為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鄢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鄢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為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

伯克段于鄢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恒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

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

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恒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沓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體夫雷風爲

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恒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

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

使不至於逺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衆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

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為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

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為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

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疊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讋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為王而子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為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强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盖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

將反覆而無窮矣此盖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盖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盖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兹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盖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尚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

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兹農工之尚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秉兹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喤喤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

所宜其爾雖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眞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眞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畧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澗焉

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况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尚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汙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旣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敎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寧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滁中子弟尚多能道靜生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滁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生厭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先師胤子正億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宛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 與克彰太叔 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

猶徂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
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
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
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
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
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
常有意左屆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
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
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
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
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聆聆告太叔
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德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即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卒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
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
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
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
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
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
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
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
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
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
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
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
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

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
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
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
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
之變胙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尚留
省城未敢遽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

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
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
斬其使奈賫檄人乃叅政季斆此人平日善士又
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
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遥遠一時題
奏無由即達　命将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
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
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
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

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
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
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間巡檢便草此臨書
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
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
所襲即日遣家人間道踰越至是發兵於吉安
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
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将及
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
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
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
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即舉火爇公署
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
誓　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警翁曰吾兒以
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　國舊臣顧先去以爲
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容爲之防
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

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
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
嘉靖壬子海夷寇黄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遊北
雍内子黄泉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
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
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
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
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徃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撲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即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

當不負所托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迩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 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 朝貴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托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

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

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濶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卧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大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　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　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稚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

望　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寢飲從於遊可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煢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　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衰毀如此孫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

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
好早晚服事時常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
和此便自為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為子者
不敢直致惟望　太叔為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
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
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
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
五矣尤煢煢苫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

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
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為情欲濟無
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
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
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
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
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槩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齡托家政于魏廷豹使飭家衆以字胤子托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遂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偬之時猶手畫遺迹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歿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濬來自懷玉貢師墓于蘭亭正憲携卷請題其後憲令二子與正憲俱為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億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即其平生鄉子所謂拔簡不忘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年）

即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尚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
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
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
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

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
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燈下草此報汝
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
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
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
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
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祖母諸叔況我
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束下人謹守禮

汝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
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
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
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决而行近聞守度頗
不遵信致抵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
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
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
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

頭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
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
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
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為憂
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
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
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
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
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

仕銳寄書曆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
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
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
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
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
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
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聽兒已托魏廷豹時
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托但家衆或
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

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
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
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
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　國事
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
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
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盈趙天貞與蘭亭獲覩
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

高明鈐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眞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交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　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畧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挂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

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

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
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托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尚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即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来貴奸惰畧無改悔終須逐出来隆

来价不知近来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尚不改過歸来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顧毁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托矣来瓚亦老實可托只是太執戆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晩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

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脅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已逐物虛内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既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疏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輩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之人爲苦爾尚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志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勦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猶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梟魁悉已授首留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畧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

聞在對咍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辯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

且亦不能無病况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巳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覩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我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巳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尚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巳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晰霅上霅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却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尚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黄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兗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間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巳報滿叔賢聞且東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渠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者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亦

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巳數日前巳還軍贛州風毒大作興臚坐卧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勦捕之　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郴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況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　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郴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尚未調集必待

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猶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猶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末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浰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汚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汚泥在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忽今屯兵浰頭且半月矣浰頭賊首池大鬢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畧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

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于月朔日會勦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使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慊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浰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浰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

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泛無涯涘乃今
幸有灣泊之機知已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
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
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
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
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亦
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冗疾相仍精氣日耗無之
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

俳優塲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
乞休疏已四上鑾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覽止每
一奏事輙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
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説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
有 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閒彼
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
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即日初十日 聖
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
此 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
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
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即
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
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刼該道守巡官皆宜
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
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
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即時一出
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與近却如何君必不

可已侯田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
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
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
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説止説得一知字不
曾説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獘茶苦之人已
絕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輙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别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
冗未能遍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

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脉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巳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覩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掩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畧具奏内此人逆謀巳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决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巳視生爲几上肉矣賴 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戸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

再留半月南都必巳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億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絶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筭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乏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巳具本乞休必不得巳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刼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 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師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盃勵其篤實爲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

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尚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批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尚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脩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讓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

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遂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　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

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　闕陳謝敬附申謝秋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𡶶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掩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剿沓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

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　國爲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潰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𡶶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　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

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為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通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

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 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為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為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畧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僨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違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援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

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為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為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從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掩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眾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無恐緩不及事生近以違

南之後覩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
撫屬之内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
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
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
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
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冦矣竊儒小生素不
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
不逮教以方畧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冦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濱

奉謝啓極爲草畧迄今以爲罪閩冦之始亦不甚
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
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筭不然且不免於罪累
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
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
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
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冦
雖平而南贛之冦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
不一兼之　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

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
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
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
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
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
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
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
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
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

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
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
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
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
任使之權而因以畧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
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
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
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恭

古識之周時謬膺　簡用懼弗負荷祇　命以來推尋釀冠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　請實情知己乃蒙　天聽並　賜允從　誥錫寵石　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畧冀収微効以上答　聖眷且報所自手茲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眞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

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瞀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掩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

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適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畧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

畧俛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
入輙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
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哀病之懷而百歲
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
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
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
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
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

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
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
抑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
稱知已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
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
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
大憾矣復何求抑復何求抑伏惟老先生愛人以
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
不能則凡才薄福尪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

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開歸
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
是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輙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
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
實皆分毫扣筭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
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
所省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膺湊殊爲窘急
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

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
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
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
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輙採民情議於橫水大
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閒經營已畧有次第
守仁迂踈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
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
閉遏其事而不可開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
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奬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兎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兎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間尚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通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秉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墻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

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驟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 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

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説之　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　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書繆中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尩瘠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

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卧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爲地方救灾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歸祖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閤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含刻於無涯矣昏憒中控訴無敘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此兵部差官來賫示批札開論勤惓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

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我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畧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寄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

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覩來書往往似尚未悟輙復賛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冤望爲

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是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

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即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纍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郎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古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

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嗌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輙敢以是奉吉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

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丘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為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惓而況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為心顧終歲奔走於山夷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問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為人不

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　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畧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冗病交集尚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為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為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冗劇草草畧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尚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邃菴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為祖母乞葬祭也則

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詘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免大戮而見搆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免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為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須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

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巳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虵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靦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曩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塋祭贈謚爲之代請顧爲該部所抑而　朝廷竟與之以塋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

其厚哉乃今　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靦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褻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巳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愧赧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巳非巳有况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衰病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莽間惴惴焉惟免於褻辱是幸他更無復須矣近惟教化大行巳不負乎時視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須諸公與海

內同志口相授受矣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晩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抗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冗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畧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終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為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剗滌宄穢復　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懽忻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柰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我及二年愈肆愈横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寄寬一縛以蘇倒懸

撫心反已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嘗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畧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　陛下每月視　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群臣百司願時一覲聖顔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與怨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　朝不過頃刻　陛下何憚而不為所以啓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　陛下是其大罪一也　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　宮禁所宜況今前星未燿　震位猶虚而乃勞力於擊射耗氣於馳逐群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　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為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

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
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
天下之至樂矣 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
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 陛下自即
位以來 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
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 至樂以易 陛下
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
不能導 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
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

願 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
玄默以養天和正關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
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
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
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
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 斯自茲以往務在
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 聖政以弭天下
之艱屯廣 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 聖學以
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

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
滅上以承 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
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顚隕待罪之至具疏上
聞

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
十二日病故臣時疚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
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 聞乞葬

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
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
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尚書
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 恩認罪回話事奉 欽
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鼎顯是
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 聖慈覆
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 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
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
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

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旣行祭告之後其
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
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
朝廷特爲暴白屢　賜温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
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
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
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
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
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

後遂推尋禮部稱事與臣父無干者內傳　旨幷
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
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寃之乃不知
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
甲進士授官翰林院脩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
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
閒充　經筵官　經筵講官　日講官又選充
東宮輔導官　東宮講讀官與脩　憲廟實錄及
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

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　殊
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
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耻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
不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
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
勞躐致卿佐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
爲之乞請　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
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
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閒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

骨不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
乞　恩便道歸省　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
侍從舊臣特　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
正德九年嘗蒙　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　制詞
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
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　陛下即
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
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
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幷與應得　恩

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
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旣耻於
自陳而有司又未為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
以為訴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
抑旣遇　聖明庶幾沐浴　恩澤以一雪其拂鬱
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為辱豈不寃哉
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滽等皆嘗屢
被論劾其後　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
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

二臣者惟　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
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　恩典已懼不克
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
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為臣父一致其
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
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為哉夫　朝廷恩典
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僥乞顧臣父
被無實之耻於身後　陛下不為一明其事自此
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

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寃哉夫飾非以欺
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耻不忠無耻亦
所以為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
乃為之文飾矯誣以欺　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
幸逃於　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
甚不忠無耻之事義不忍為也惟　陛下哀而察
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
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賫奏　聞伏候　勑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尚書臣王某謹奏為誅遺奸正大
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
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
奏為前事題奉　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
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
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
部尚書張子麟奏為辯汚枉清名節以雪大寬事
題奉　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
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哀絰之中憂病

哀吾神思荒憒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 命
震慄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
勑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
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
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
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
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叢集臣
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
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

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
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
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
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
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為無罪而反逆之
舉未必曾與通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
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
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點綴掇拾與時根究
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

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
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
部題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
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辯無憑查考着
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
嘆 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
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為言且謂 朝廷
於此等事既已一槩宥畧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
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為臣之

大義效忠於 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
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為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
麟無干則 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今臣等亦不過
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
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為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
亦有詐為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
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為執法大臣
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畧不知有畏忌而數
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

此宜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 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 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為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賫 奏
聞伏候
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偽為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為童子即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為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

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珥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 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為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為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蓋有所不敢望矣且 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受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為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

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為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為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為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

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於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為己謹獨之功能加為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為支離孰為空寂孰為似是而非孰為似誠而偽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偽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為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

也故能以一身為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為一身夫以天下為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況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請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為之極恠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聊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餞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

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為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　音東鄉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盍亦

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本會譜守仁弱也宜為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為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從之汙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為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耶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為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洒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為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為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訟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為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

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詭頑吾為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繩治以法是雖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即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户摘拏送縣取供即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拏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為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

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偽之徒假府為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洶洶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

今城中畧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為圖付老人
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綏亦
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為
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粮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
輩在縣拖延不即起運苟錢粮無虧先期完事豈
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
者獲罪必輕非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
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

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
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
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
民何罪令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
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
民間毋宰殺酗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
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為盜者縣令改有不平身有
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
皆由街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
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撲昨有人
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闊街道相連接者
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
迷遠圖孰肯為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
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為街
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為巷又間出銀一
錢助邊巷者為墻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

丈五六廟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火
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昊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昊等赴縣騰
告以為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
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
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
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
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粮不得食
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

隔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
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独之能為彼為之
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為
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赦爾以故
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
得其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
能為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
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

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
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
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為善良使人愛樂勿
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有司嗚呼言
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
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
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 鈞

牌差吏龔彰賫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
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
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粮典史林嵩部粮止有
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
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
繞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粮
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
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
正德二年蒙 欽差鎮守太監姚 案行本布政

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
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
五兩當時百姓嗷嗷眾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
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貱正德四年仍前
一百五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
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
此永為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
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
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

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賊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況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群聚為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為此連名具呈乞為轉申所免等情據此欲為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為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茍

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為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　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巢丁未破三浰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

老咸惟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
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渊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
烝正德丁丑冬鞏賊既殄盡機險阱毒以虞王師
我乃休士歸農赫赫　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
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為學在求放心心苟或
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
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

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已以受人
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為有勿
以虛而為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
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為仁卓爾在如愚
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
功去一矜不貴其辯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
黽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
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
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
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
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
為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齎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
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尚文卒其孤姪鄉來謂鑾
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

世名賢筋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厥無日子辱於
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鄉奉其先
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子擯人懼
僇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為其毆圖諸鄉伏
階下泣弗與鄭為之請益固則發其狀與幣於席
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鄉來伏階下泣又明
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即我次舘下之士多為之
請且言尚文之為人曰尚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
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浼焉

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欵者與偕往尚文拒弗受曰吾爲其不爲若其峻絶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汙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叅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敭仲敵即尚文季敎寧荆門之建陽驛尚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

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攎頑弗即工者累年尚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尚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尚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踣又爲人所譏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尚文雖無子有鄉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砠栩栩其樹爰有同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當潘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性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既以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蹠蹻之得志在往昔而既有夷乎之餒以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齧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嘗千百曾不被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

遑難之區也在憸邪為同類而君子為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浼己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為已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沉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為塵埃為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

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膺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尚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衛南寧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淥水諸賊為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堡塢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為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為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即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為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

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溪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終

續編四　序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舜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

天禀風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闇闇内光因嘆師禀風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君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況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求其年又思求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寧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

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已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已也已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幾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

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與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為家君壽矣覔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為敘

澹然子序 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為澹然子陽明子南還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為詩而敘之其言曰人天地之

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為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齋完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脗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真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歛致曲乃明誠

明誠為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縷微膚髮尚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

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

孰葵孰為予友之尚為二大化豈容心繄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為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閭閻之良必曰張太孺人

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間
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
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鄉士美
揚氏母子之賢以為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
之長女君壻徒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
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
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為令三邑
今為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
為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旰夕不遑而爾無怠

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
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予養
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
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
拳拳以風俗為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
方以是嬅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為部屬且五
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
候予寢而出朝於　上疾風甚雨雷電晦暝而未
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
為清苦而澹然以為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
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
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　朝廷之政邊
徼之務是謀磨礱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
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
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
姻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名父跽請不已太
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為
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

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
嗟歎息以為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
相與倡為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
養其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槁李君貽教為
正郎于時　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
荒頓窘蹙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裒
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

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為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托辭於觴咏而沉痛惋悒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為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麋豕木石之群貽教與明甫雖各推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　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為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　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為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以運制四外不猶為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為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閧然以為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　朝議以重擧而公以德升物議頗快然而不滿也衛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　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睠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斂而次之僅十之一遴公卿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還值大雪坎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益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也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瞿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懾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

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乎而德之乎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旣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寍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

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遺聲華而以爲知已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　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羨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寍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

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沍不常睹日月山獞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

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恠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飾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為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

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為父兄以我為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為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從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為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為童子以至於為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為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順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泰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願國聲端人也而淨覺托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為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為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絕迹滅之境以為空幻則

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盻而接睇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顛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夭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

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為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為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況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躐以襲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躐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為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晉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為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為侍御史子昆由進士為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慶州子順徵著作順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為越州路總管至懷文

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瑰奇之材絕逸之足于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寧都夫

以懐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寧都百里之地吾恐懐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懐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翩翩拔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危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緇牛刀試花縣鳴琹坐無為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懐諒如斯

送駱縕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為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為瘴毒崎嶮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禄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為首舉甚至以為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為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群輩為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為善地亦畧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為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為蓁莽而比於兎磔苟盡樹蓺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

刹剝琢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為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拖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為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縕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

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為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為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為有福矣夫為　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暘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

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為贈者為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　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潤畧實為

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喟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興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

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即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為童子即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吊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為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

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産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幷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

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　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毁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牴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

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賁斥爲柳州司户賁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

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覿高穎劉洪道胡蒙昱華皆忠贊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郴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贒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為禮義之邦我　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遐邇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為嶺南甲郡　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郴州固已非唐宋之郴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為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郴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　命以

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為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宜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為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為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丞文先生少尹京兆序

昔蕭望之為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贊相為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為虛語矣

新昌呂公丞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為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　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
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
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拔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

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
其所以贊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
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
矣既已審　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
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效以佚庸也其得
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肇與公有同舉同鄉
之好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
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
也而超擢之榮又不暇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

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餞之情
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
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
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
其上官所爲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
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
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
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
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
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
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
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
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
相去懸絶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
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
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

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
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
優游煙墅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
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
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
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
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即除舊
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
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

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若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為大　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為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為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為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為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

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雲霄而擎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為之虞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陵公卿而樹勲業身享遐齡以承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

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　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隣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為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隣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隣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

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為舉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躓半途而廢垂成而敗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　天子之寵光於

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彼隣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其也請以是為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為顯揚其所生而為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為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況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公實來與之隣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為此真廊廟器也既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

丑公為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尚侈機巧而多偽公至移侈以朴消偽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剪其蕪蔓起其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嘆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通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嘆息興懷以為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予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 天子適以為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為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為八邑之民慶

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為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既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為吾郡能幾月日且　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其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滕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為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怍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為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

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為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為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為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為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為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孰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為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為惟部屬為甚而

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恒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辨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盖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君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為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排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為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

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複難為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為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

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鄉獨以僉事為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愆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虞過愆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鄉之行請以此為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動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為六監其

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為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扃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帚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與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尚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盖天下之至

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决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為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為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聽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

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遍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贒循將有可別擇以為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為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為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己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凛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壊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

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為木閘令不苟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縲絏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為大小人事微而謀窒無能為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為

同僚燕於秋桐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胥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竱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 朱君朝章將複黃樓爲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歘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崖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作闔復闢既橫且縱摐摐渢渢洶洶瀄瀄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

載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鍾唱大風之歌按節翱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坰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澒洞之濱而爲是也玆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懍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懵霆擊於耳聵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玆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潏潏汩汩澎湃掀簸震蕩澤渤吁者爲竽噴者爲箎作止疾徐鍾磬柷敔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嗃者囂者嘷

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嘐嘐者蓋吾
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振
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
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胷中之壹鬱者乎而
吾亦胡為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
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為而為者
而豈水之能為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
為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為而為者而豈水之能為
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

以為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為戚是豈達人之大觀
將不得為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喟然而笑曰客之
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
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
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
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
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蓋森圍圜

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
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
潺潺沓嶂連天凝華積鉛嵯峨嶄削浩蕩無頭嶙
峋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郄立仰視不
敢前嶔竇飛瀑忽然中瀉氷磴崚嶒上通天鐏枯
藤古蔦倚巖嶮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皴皮
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
側足登龍亂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蹀躡直
躋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廼是仙都玉京中有上

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
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
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
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峰冥
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
爭行飈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
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
眼回看群山萬朶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菰蓮浩歌
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氷

壺中幽朔僻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
我每每對雪長嘆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
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
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胃中胡
為亦有此來君神胃清莫比此景奇絶酷相似石
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
我嘗觀遊此景得其趣為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
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
頂鶴雙廻夜憑虛閣窺星漢珠覺諸峰近斗魁
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
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
書白鴈廻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徼授渠魁

雪窓閒卧

憂廻雙闕曙光浮懶卧茅齋且自由巷僻村應無
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
溪好放舟破虜王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皐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
眞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鶯猶在此樂年
來不貫尋矮屋低頭眞局促且從峰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尚濕衣隔水霞明桃
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
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秖用舞雩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
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床狐吟動梁甫何處卧
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
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
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踈慵已分投簪黼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馭紫雲雙闕笑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逢高斥鷃巢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凉開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剩未蒼樹秋風泉長滴翠霜前菊菊尚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恐負良宵燈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

烟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踪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柰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踈多牴牾此生何恐便脂韋

題郭詡濂溪圖郭生作濂溪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圓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徤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群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讀書

湖光瀲灧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况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溪風欲雨吟堤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峰引高興醉揚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酬職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蘿

全書卷二十九 續編四 四十二

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尚非時豈亦旌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端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群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塡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劒戟鋒巑岏頗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如稽絕境固靈秘玆遊實天啓梵宇逈巖壁簷牙相角觚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陂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晩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淸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薉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淸菁莪見厚眞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夐昨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況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懸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荊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杳嶂廻峰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無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鴈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雨雷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玆戎事難爲功金縢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發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淸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凄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蛺蝶飛小亭花竹晩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況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秖為能言離
土遠可憐折翼歎群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
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溪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
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
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
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
垂箔半鉤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尚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
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
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
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為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
童促久坐翻令溪鳥疑竹裏清酤應幾酌水邊相
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
報語浮雲山頂尚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
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穿朝何事諸君迹尚遙自處豈宜同
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
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
尼父慍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
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
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
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溪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溪雲壓帽兼愁重峰雪吹衣着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緘書有雁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峰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疏夜中老急管哀絲為誰好斂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荏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囷貧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

梅花春高閒豈識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睛曾聞弟子誤落筆即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為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霑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遍天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德洪昔裒次　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爲師征濠之功未明於天下也既後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亦年即有志師學搜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錄續編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嘆曰吾師學敎大源故發諸政事瀾湧川決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說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即吾師應感之陳跡可以推見性道之淵微云

隆慶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敎練民兵呈正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苟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效何恤浮言恭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事欵可久尤須簡嚴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必皆技藝絶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乎居不致於冗食臨難可免於敗師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勦呈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盧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說待期攻勦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勦撲惟在殲耴渠魁毋致橫加平善其大舉夾攻行詳議呈繳

敎習騎射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脩長技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

皆脆弱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眞同兒戲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勝他處合行選取爲此牌仰福建漳南道轉行福建都司選取精巧慣習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脚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着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 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季斆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勦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頼養介兵撥補縣丞舒富與國謝庄兵雩都張英才兵撥補馮

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看得頼養介謝庄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峯山叟秀等兵更補預建營房議尤適當即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衆每處不下二千防遏勦襲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令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来春統領往屯南安又調艮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璽統領往屯上猶二營人馬專以相機勦襲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蹤跡靡定倏聚復散毋忽變態無常該道即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二十四日巳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縣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掎角之勢共成夾勦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横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来營給合

行知府季斆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絶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劄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擒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奸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

賊徒今皆聚於横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擣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圖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擣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由呈 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始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由但久安之圖尚切咨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綏仰本官給由事畢即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閻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 七月初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季斆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黍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曰能鍾明貴唐洪泉及殺燒死賊從俘獲賊屬奪獲馬牛騾羊器械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僭軼若使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勦襲一夕之間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季斆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獎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効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物及將發去銀牌手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綵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勦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名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并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 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題云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 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府汪謙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旅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沉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鸑

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干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違抗推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　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仰抄案回府即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名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精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　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即便不分星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用施行

夾攻防守咨 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咨云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境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徙此路進勦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新安福等所精選民間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諧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劄該縣鄉夫即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勦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移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 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住劄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即便催督進勦去後今照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蘖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

險易相度機宜愼重行事毋得輕率寡謀及逗遛退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行仍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勦咨 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議照會勦事情已該兵部議奏　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　題及差官約會進勦即今所調漢土

官兵不旬日間俱集若令住劄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勦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況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鎮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勦殺外備咨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勦仍希由咨報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内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勦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奔賊首聞知湖廣主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陽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珣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兵本院即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勦今准前因照得江西兵糧粗已齊集及照十一月初一日之

期亦已不遠除行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勦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布夾攻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恭將史春知會外爲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爲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 十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寧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遂旋脩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劄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工完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即時應付毋得遲違誤事

搜扒殘寇咨 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珣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剋期夾攻桶岡峒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扒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躲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逃各賊乘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扒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爲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

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督府衛所州縣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逃就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參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躲若不速行搜扒將來大兵既撤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原調官兵量摘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扒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扒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勦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寧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際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 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大用呈河源朱峒吳天王曹總兵鄧都督等一十三圍并上下二山共有先峰三千餘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即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縣等官前此曾無一言申報據法即合拏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勦截之際姑且俱未參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即便一面嚴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

宜或移文勦之回師或促候調之狼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獗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供仰大速具由呈来以憑議 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 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将在倉稻谷糶銀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雨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将来之患固宜撙節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

照議施行仍仰各掌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華奸吏之貪緣庶官府不爲虚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申繳

批嶺北道脩築城垣呈 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楊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脩理合委知府季斆邢珣不妨府事督脩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興國縣知縣黃泗瑞金縣知縣鮑珉各委督脩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脩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盗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即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 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 勑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脩舉者

量加奬勸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切照當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耦勦群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間志行之賢否政務之脩廢類皆未暇采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罷軟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冊就於前件下填註印封密切馬上差人齎報以

憑獲　奏黜陟拿問施行毋得徇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參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齎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嶺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 六月二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係本院欽奉　敕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為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

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槩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具依准繳牌

禁約驛遞牌 七月初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即送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即因盜賊猖獗屢出勦平尚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為二三名者或改紅船為站船者或改口糧為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為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夤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偽百端若不掛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為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鈐厚白中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謄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間若有交通私

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贓罪決不輕貸仍仰今後差撥舡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　敕諭 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　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

文徵兵協勦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勦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寧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遁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 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悞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剋期防勦并將應勦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擣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辦住劄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遍照欽奉 敕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

報毋分彼此致有踈虞 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 七月二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顆到院爲照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爲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効即其忠勇尤足嘉尚所據張仲全合陞授以百長陳順珠合陞爲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爲此牌差百户周芳前去龍南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齎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勦殘賊務要盡數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祐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同夥歸投者准其贖罪仍與給賞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

期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勦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 朝廷威德兩月之間偶速克捷不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况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勦萬一奔決過境調兵遏勦糧餉爲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

備去處各該軍衛有司所問因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于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縣將問追工價等銀俱稱類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且訪前項銀兩埋没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衛所縣今後奉到問理等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敢有故違者定行叅以贓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仍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昻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首吴何俊等并帽子峰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

歲荼毒生靈况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勦絶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黠賊性尤兇狡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害相伴况聞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

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即徑自呈請該省總督
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
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
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
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劄勿令張揚俟
尅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勦合
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
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悞事如是兵糧措置
俱已齊備仰即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

戰或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督進勦其各賊奔
道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
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　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
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
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
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 十一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　命提督軍務征勦四省盜賊深慮
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
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
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
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
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為此牌仰該
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齎送
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
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
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十二月初三日

據兵備僉事周期雍呈深田半砂等處負山濱海
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
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侯沐暫且
住劄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
敕諭前往武平縣駐劄看得所呈深田等處盜賊
日漸猖熾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
合拏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
加督捕在日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
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

恐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
官再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
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
該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
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
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
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
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遙度該
道仍須計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

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
備侯汴前往南韶住劄嚴勦捕以靖地方稍候武
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住劄該道照議
批呈事理即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三省　敕諭十一月十二日

節該欽奉　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熈奏湖廣郴
衛地方强賊不乘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
患乞要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
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衛所縣治
或置立屯戍屯堡或仍　敕爾每年春夏在南贛
等處秋冬在郴衡等處住劄整理庶幾委任專一
有備無患等因該部議謂宜如所奏施行今特
敕爾親詣郴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熈所奏并查
照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
議處定立長治久安之法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
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　請定奪
爾為風憲大臣受茲委托尤宜廣詢博訪擇善而
行務使盜息民安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

兵部咨為閫議邊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
熈奏該本部覆題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即
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郴桂衛州
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
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
方略要見某處可以開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衛
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
務宜土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
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徇成議附和雷同別有

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仰惟
朝廷采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
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土之謀共圖久安
長治之策應施行者就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
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即呈來奏　請定
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即
行掌印并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
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
督總鎮巡按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
屢立戰功合有　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
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况
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蒞
弘永圖尚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徵疾已痊
即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申繳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
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間更有不守法律
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
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
拜見更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
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刺取酒食甚至
容隱賊徒竊分賍賄欲便拏究緣無指實查行間
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
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間倘
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
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　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 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題奉　欽依備
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按三司并行所屬一
體　欽遵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
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運每石折銀若干魚課
折銀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
今小民拖欠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捏
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支月糧某衛所若干石

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
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
府衛所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
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
約共計若干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
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
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
漳二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曾否將
官軍月糧借輳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

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
應興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
去後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
即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公同本院委官速將
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
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會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
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後遺後
患罪有所歸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
都御史秦　案驗爲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
部咨該本院題備由呈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間今
准前因爲照添設縣所查處更夫并設屯堡置巡
司等項事宜俱奉有　成命況皆經巡撫衙門悉
心區畫各已處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
乳源樂昌二縣里分節行廣東該道會勘未報尚
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
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

御史楊　面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
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
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爲久長之防
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
撥必致　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禦兼且徒益
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使人情樂從庶幾事功
易集本職見奉　朝命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illegible]
軍人作亂事情不日啓行必須遵照　勅旨候事
完回日方可親詣郴衛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

曠月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来贛州教場操備寧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速出因而懈怠處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户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

量情責治重則論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擱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托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六月初六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付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情請 敕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都御史王 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悞候處置福建事寧之日照舊等因題奉 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既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星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

本院已奉 敕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啓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司齎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繳報批申呈詞招由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齎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 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叅政等官龍誥等禀稱湖兵已至已經
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
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
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
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公同計議
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約束

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叅謁若猶在
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尚有可生之道
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
之路聽候本院暫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
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得
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即於該府地方及所
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
膽力之士超群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
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
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
於機快工食內項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
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
遲違

奬留僉事顧溱批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看得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
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況公論自明物情
已覩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

其所不能豈可托疾辭歸以求申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
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
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
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
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
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闔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

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璇呈看得軍門哨守官軍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便於軍士之情仰蒼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求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翱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尚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輗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翱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緩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十二月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爲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爲此仰抄案回司備云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拘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官員但有謀勇素著雄才大畧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 奏推用不許循情濫舉贓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云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欽依內事理即行都布二司一體

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參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 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 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 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於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塡公務字樣若是專爲已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 符驗關文掛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參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寧冠帶劄付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據思明府族目王瑶
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寧領兵
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勘得官孫黃永寧
被占年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
依黃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爲定主實心歸向呈
詳到院相應給與爲此牌仰官孫黃永寧遵照本
院欽奉　勑諭內便宜事理就彼暫行冠帶望
闕謝恩該襲之時具告撫按衙門另行具　奏施

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
保安境土凡遇征調竭忠効命以報　國恩毋得
因此輒興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苟違法制罰
罪難逃戒之敬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
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舍莫振亨等帶領兵
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即今歲暮天寒豈無室家
之念牌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面聽發放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廣西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呈稱查得方與勝境
內開思明路下有遷隆州緣無誌書案卷可考沿
革但查遍年黃所及審各目老皆稱遷隆洞黃添
貴果係官戶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
功其地界廣有百里雖止征糧四十石而煙爨多
踰二千雖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委因
失其衙門印信以致地方懷疑生奸合無准行暫
立爲思明府遷隆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事聽

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
定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張　累經
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
勘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
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無遵照欽奉　勑諭便宜
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
冠帶望　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　命下之
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輯和鄰境
保守疆土每遇調遣即便出兵報効立有功勞賞

陛不吝如或貪殘恣肆　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
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苦備嘗而貧淡如故
雖折挫屢及而儒朴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
尚而原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即其分俸一事亦
豈今之仕官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申乞不已雖
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共指以
爲迂而君子反有取焉者也案照先任軍門蓋已

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脩阻不易
通達之故本官近該給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
自齎遞仰蘇州府太倉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
今批行事理即將本官分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
其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
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據參議鄒輗僉事張邦信呈勘處都康向武二州
爭佔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武州管業緣由看據

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深入地方都康界內
遠隔向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
言於人情似亦爲便王仲金又執稱　國初設立
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
祖宗法制其言於　國典又爲有據況博訪民間
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王仲
金舊藏吏部勘合奉有　聖旨安寶峒村庄還着
向武州管是實先年都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
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

悉已允當事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
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將都康州村峒人
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陪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
所議取具王仲金馮一情願陪償吐退歸一親筆
伏詞備寫劄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加批判給
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二月初一日
據參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
上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事理辦兵糧仰布政

林富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叅等官再行從公酌量計議採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 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謬追咎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柰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舡搭附隨宜其原

搜獲葫蘆五箇給還收領鎗銃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刼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 貢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却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即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舡隻及措與粮米等項趂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悞備行合干衙門知會施行繳

批蒼梧道脩理梧州府城呈 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傑呈梧州府城垣脩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瓴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則亦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折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絶延燒之患一以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折卸之材料脩補焚燒之空缺當

亦綽然有餘而更樓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脩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遥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即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脩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 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己舉無可議委因感嵐瘴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

家久缺奉侍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前病是實然其年力尚强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詞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尚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本官原籍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奬恬退孝行之風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二月二十三日

爲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所割地方猺獞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合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即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内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禀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牌 三月二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剿近據參將張經續禀仙臺花相石馬等猺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猺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勦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若不加勦何以分別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宣慰等官侯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即便移兵進勦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徽宗等分佈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遁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勦不獲至於再再勦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

反多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
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四月初一日

為照前項城頭兵粮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
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
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
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
事情相應選委為此牌仰本目統率各土目供應
人役專一在府聽候各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

等項就便遵照傳布督催各管城頭上目人等或
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
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搽與本目永遠食用
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
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由三府軍
門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勦平牛腸六
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

委府衛賢能官親查酌量應給還狼民者明立界
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
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粮
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
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該府衛賢
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
具由呈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猺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

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
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為善者益知勸勉然後
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
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即行會同指揮等官周
徹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
依案驗内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
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為殘賊
所煽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
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即與招

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絶後爭推選衆所信服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慮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興安縣請發粮餉申 四月十三日

據興安縣申稱本縣庫內並無軍餉銀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無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顧船馬恭看湖兵歸途合用廩給口糧下程犒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寧府至梧州止又自梧州至桂林府止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幾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一并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別項科派勞擾已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尚罔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

理何事似此緊急軍務尚爾遲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要自任其責可行即行可止即止悉心計慮事體重大自難裁决者即爲定議呈禀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畫一之守毋得虛文委下推避傍觀州縣小官無所遵承紛然申禀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繳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 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爲息盜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遍歷城市鄉村查編亦止取具地方開報代爲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拏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諭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爲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

屬州縣原編牌諭不論軍民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著實舉行仍須責令勤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實參究果有科罰騷擾等項仰即拏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牌諭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已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次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桀驁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

重加懲治應參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拏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 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守村寨仍諭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即不追論既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

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 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
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已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

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各官舍目兵人等若有解到功次即與紀驗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
奏報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且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 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齋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

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禀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剿捕立功報效毋得怠惰放縱玩廢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叅將沈希儀計剿八寨牌 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猺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韋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為此牌仰叅將沈希儀即行密訪若果有潛

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常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為名經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即行可止即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瓛牌 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瓛挑選部下驍勇慣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叅隨百戶扈濂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叅見已曾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即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稍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常虎林進勦事宜牌 五月十五日

除行守備叅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寧鎮撫朱鈺齎捧 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

知州常虎林挑選驍勇慣戰精兵三 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勦下邑中寨尋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常召蠻召曠召假召像召號召旺天臘公綫仲言轉周常馬覃廣韋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叅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尚未來到仰即火速進勦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税牌五月十五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税銀一分本府河埠税銀四分半經紀税銀三分檳榔每百斤税銀一錢本府税課并經紀各税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税不一除買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尚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寧府事例止容一税等因到院參看得思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流官知府控制土

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税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尚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税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星馳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回護自取罪戾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兩申五月十八日

據南寧衛申原牧王仲金陪償都康州銀二百兩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黄淰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倍償銀兩既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黄淰賫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即將銀兩照數給與黄淰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嫌講信脩睦各保土地人民安分守已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圖近利懷挾

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已貫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鑒後悔何及各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間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貪獲首級不肯耆庸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分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即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

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勦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上兵先該本院撤放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勦除稔惡猺賊隨已破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叅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

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患腫毒未能親往行委該道僉事吳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内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奬勞督兵官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宣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勦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宣慰素抱報　國之心舍目人等齊心協力奮勇効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猺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奬勞爲此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緞疋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溱等

收領用見本院嘉奬宴勞之意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溱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都指揮謝珮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部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戶八員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一兩
土舍彭藎臣軍前冠帶劄付（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溱呈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臯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勦田州有廕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糧報效家族彭虎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奏奉　欽依勘合內開彭虎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　恩弟彭良臣就彼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惟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勦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啓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有彭藎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毋冉氏所生應

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土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冠帶撫管地方等情爲照土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藎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効似應俯從呈詳到院爲照彭藎臣本以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効即其一念報　國之誠已有可嘉況有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効家丁於潯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數多則藎臣身雖不出戶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　題外合就遵照欽奉

勅諭內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爲此劄仰官舍彭藎臣先行冠帶就彼望　闕謝恩撫管地方仍須立志持身正己律物顧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恩田等處土酋倡亂復調永保二司宣

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目聽調勦賊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宣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 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猺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為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

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目各用鼓樂送發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宣慰官舍目兵人等查照單開等則逐一支出賞犒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目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宣慰彭九霄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藎臣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永順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

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

旗甲小頭目洞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

隨征土兵每名銀二錢　家丁銀一錢

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

病故土兵每名銀二兩

首級每顆銀一兩　賊首銀三兩

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 六月十八日

先該本院進勦八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尚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刼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讎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娶㙟等處鄉兵素稱驍勇慣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因循姑未究治看得通

判陳志敬莅官日久前項娶㙟等處鄉兵曾經訓緝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娶㙟等處即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支行粮等項就彼相機搜勦前賊仍聽条將沈希儀調度節制獲有功次一體重加旌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動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効力以報爾讎是亦一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幷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 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勦八寨搜屯日久勞苦寔多合行量加犒勞爲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即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粮米照依後開數目運赴三里地方各目劄營去處分給各兵以見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　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粮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勦八寨猺賊而鎮安頭目岑瑜等率領目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効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即行照名給與行粮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内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幷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看得該道議於八寨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旣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

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廒貯有糧米尚發支給候缺米之日照數給價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寧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該道各官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寧府照數支出三面秤對匣收領付賓州庫寄貯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鈐記各付一本收執毋用銀兩即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緻堅牢永久無壞當茲盜賊蕩滅之餘况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收防守之官兵二則可以不妨來歲之農作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保擢用決不虛言各官視官事須如家事刻刻盡心仰稱 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業豈不事立

身榮功成名顯垂譽無窮者哉若其因循玩愒隳績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勤囑付之意毋負毋負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寧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况天道亢旱青黃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爲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即行

南寧府備查府城内外大小人戶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内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尅減有名無實事完開報查考

計開

郷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

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戶每家一石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桂鏊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寧府軍餉銀内動支就仰桂鏊公同該府掌印官當堂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内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至地方料理催督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獎勞勦賊各官牌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為民患今克勦滅罷兵息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數文之宴已與百姓同致其喜而犒賞尚未及行為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買辦綵幣羊酒分送各官用見本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

計開

副總兵張祐　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　段四疋十兩

羊四隻三兩　酒四埕一兩

參政沈良佐　僉事吳天挺

副總兵李璋　參將張經　馮勲

各花二枝二兩　段二疋六兩

羊二隻　酒二埕共二兩

知府桂鏊　同知陳志敬　林寛　推官馮

衛　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稔惡不悛搆禍鄰境該前
軍門　奏奉調兵征勦并將伊妾子女岑邦相等
及各目家屬觧京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及將出繼
武靖州次男岑邦佐遷徙已將岑邦佐及毋妻人
口家當差委指揮周徵宗等觧發福建漳州府安
置為民及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觧去
後續照本爵欽奉　勑諭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
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
夷情可撫則撫當勦即勦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

官何者經久利便　奏聞區處欽此欽遵隨據頭
目盧蘇等率衆自縛來降軍門仰體　朝廷好生
之德俯順其情安挿復業及因其告乞憐憫岑猛
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等因已該本爵議將該
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立其子一人以
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為武靖州知州保障
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為兩得
其宜已經具　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寧靖所
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為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

吏即將發去安置為民岑邦佐并毋妻人口家當
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委的
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面審施行仍行本省鎮巡
衙門及布政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八月二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
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
同議處要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
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

官軍發回原衛缺伍獞軍清查足數每年貼販藤
縣甲首銀一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
之數議處悉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　奏外仰該
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
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
分務以寧靖地方為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
投撫獞猺等人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讎以致驚

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拏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 八月二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致仕看得本官識見練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況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遽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勦潯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 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

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藥餌暫輟歸圖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孤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 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并蒼梧縣學生員黎瀲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寧書院規制爲建書院一所看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興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興起則吾豈敢當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傍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内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効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牌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勦八寨及於八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遷江等所通賊指揮王祿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烟瘴地方哨守後因王祿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目

兵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爲懇請遂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容令報効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頭土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八寨周安堡相兼屯劄搜勦及將移設衛所估筭合用木石甎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寧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銀兩前去協同督理俱具 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婭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押恩恃

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且記罪合行改委看得指揮李摘年力富强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紀律爲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副總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即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寧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城垣相機撫勦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

以副委任事完之日　奏功推用决不相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効罪亦難逭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　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兑糧牌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興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兑淮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兑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况今省城變亂被將各處兑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干兑淮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囬府即便處置空閒倉厫或寬敞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兑淮

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兑毋得遲悞致有他虞仍行管糧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户所旗甲馬思禀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　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眷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

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斂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參拏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幷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間擣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除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即將見在上杭教塲操練兵快幷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劄吉安府隨兵進勦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幷行鎭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勦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 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待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 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共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遂遏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 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勦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

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撃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六月二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梘關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能勇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睿齎牌前去該縣着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便用堅

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畧官一員總領兵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兩夜兼程前進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戲情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既妨天時不利人心皇皇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參照適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况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　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　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　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

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寧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　勑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

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 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剋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剋期分哨設伏運奇并力夾勦各官務要詳

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蹉失仍一面差人瓜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 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 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逭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畧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已見自爲異同衆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僨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畧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悮

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産 八月十六日

照得寧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強占田土池塘屋基查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愬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清查寧王并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

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冊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即與清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鄒佑佃民仍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　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動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偏私執拗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 八月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逵家眷日食久缺并孫都御史未曾殯殮等情參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禮殯殮候裝

回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殯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寧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間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為此牌仰府官吏即於見在府衛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　勅旨通行各屬 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　聖旨勅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　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先差安

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勦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擣其巢穴又　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劄把截今　特命爾照依該部會　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快定擬住劄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

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勦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　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户等官世襲賊黨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加
恩典不許乘機挾讐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
勑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為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

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　勑內事理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 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　闕但應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毀無存議顧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部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户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撑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寧藩之叛逆固
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
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吊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

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
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
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九月十一日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
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
此仰抄案回司即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
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
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

庫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
許移動一草一瓢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
巡視關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疎失責有所
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 九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
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
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 奏繳查
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欽遵爲照寧王謀反隨本
院調兵已將寧王併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
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即今見該
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 闕式昭 聖武及紀功
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 命所有各哨官
兵尚在搜勦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
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
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并賊伏等項務要從實審驗
應處決者照依本院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
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鈐文冊差人徑自 奏繳

仍造清冊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
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
參本院即今又督官兵押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
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
諭城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
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即便照
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

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
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
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伶璉戴德孺
三班曾璵　四班周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煩滋吏政多弊撫治之
責已稱煩難況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兙之費軍伍

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
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發
革撫綏力尚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
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
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
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
外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
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轃二千名
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
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閘其各兵口
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
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
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尚
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
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即行各

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
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
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
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曾
被賊捏作賊刦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
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
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
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即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幷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着令頂補軍役暫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即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寧王庄田基屋湖地幷寧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淸查如田庄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塲樹木若干湖地廣濶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貯所在

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輙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幷公廨有殘圮應合脩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㕘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廨舍幷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幷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

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
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
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
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
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提督軍務
充總兵官安邊伯朱　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寧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　宸濠　拱栟　覲鏈
拱樤　宸洧　宸瀛　覲鐮　宸汲
宸湯　宸渢　宸涯　宸瀾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　拱械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　劉吉　徐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鏊　熊綬　周瑞　吳松　張昺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輅
賀俊　李琳　丁璜　王偕　甘桂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勲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焜　馮旻　周勇　周鼎
於琦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一　朱會侨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　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楷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宮眷四十三口　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王氏　王氏
李氏　朱氏　鄭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王氏　徐氏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碧雲
劉氏　串香　異蘭　愛蓮　彭氏
小火者二口　樂秋　樂萱
馬八匹　全冊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九月二十四日

爲照賊首吳十三淩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

本院備奉　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尚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況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由因而刼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

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閘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　勑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

吏擧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九月二十六日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

准

揭帖開稱今照 聖駕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 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誅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 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

臨難對證有悞事機難以懲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頻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仵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

吉等俱係惡熖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踈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痢沿途亦即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栻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尚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擾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 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滞因循不即解獻遽慢踈虞罪將焉逭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

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 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奏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贓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似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之合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寧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

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即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雨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

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迴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星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

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挐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寧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狎弊禁防疎濶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眞偽有等無籍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幷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即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挐平人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仰即挐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 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幷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猪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挐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供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即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人首告定行挐問贓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 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搶不干已事在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為照江西地方近因寧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況聞 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答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寧

請兵衆既還官府稍暇方徒容聽斷為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興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不臧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贓官酷吏豪奸巨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躐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地方寧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官司告理若剖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

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問發決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 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寧耐止息爭訟而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搶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為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闘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 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徒咨 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剿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　宗社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適遇廵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田京復　命又行具本奏留軍

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剿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

今准前因看得征剿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

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瑊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

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暐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

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佖　袁州府推官陳軫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

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材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鎰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州府推官金昂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瑢　贛州衛正千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

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翔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汊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樉材　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

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鼇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參政黃繡　聞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參謀驛丞王思　參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瓛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

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
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
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
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
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

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
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
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
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
銀賊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
錢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八匹　驢騾一十
三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節該　欽奉
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軌欲圖　社稷
得罪　祖宗茲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

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
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劄帖仰提督南贛汀
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
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
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
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
總督軍門節制方畧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
擒獲叛黨宜春王栱樤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
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

首寧王宸濠并其世子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
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
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　奏外竊照
宸濠謀危　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
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
師奉　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
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
掃平逆黨奠安　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畧
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

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効命之所致也職等仰
仗德威遵奉方畧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
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
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
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　奏繳鈞帖事理
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　五月一十日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
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尚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

盜或名雖投首實陰懷反側近因本院往剳省城
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隨行巡捕等官上
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當參拿
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剿未免釀
成大患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
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齎文分投近
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
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顧
慣經風浪船隻及熟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陸

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謄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勲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内盡獲無留孳遺患若違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等若有違限退遛畏縮悞事者就仰總統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　勑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拏平人及容賊妄攀嚇詐財物并責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

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　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剿入湖賊黨牌　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道犯楊木栄等百十餘人擄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即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勲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　勑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逭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　十月二十二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問完批申呈詞因犯紙米工價贓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税銀兩俱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贓罰商税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

若干即今見在若干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内之人不得容留賊盗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盗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

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内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盗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其處屯兵其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内但有平日習爲盗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盗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内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

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効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奬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産 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　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槩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爭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

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拏問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横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敗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即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着實舉行嚴督查考務懲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徙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拏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十二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蠭起刼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網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

該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救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寧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　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

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
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
目挾持復禁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
官司參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
坐以罪除已奏　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戸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
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
門充當軍牢伴當皁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
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
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　奏計處地方以弭盜
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
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
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種
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
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
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為緊要重大縣所
既設則更夫有所歸着哨營可以掣散至於添屯
堡處巡司併縣堡當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
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
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即臨勘
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
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
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

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
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
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
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為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
咨云云　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
秦　案驗云云　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
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揞塞去後今呈前因參照
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
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　敕旨別有機務不暇親

詔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遑
焦晝夜經營却乃因循二年之上尚未完報縱使
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
副使汪王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
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衆而行之固當
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績為此仰抄案回道
即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
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
為羣策畢舉之圖以収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
仍蹈前轍未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
施行

督剿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即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
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動銀
兩内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
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勦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
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即
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
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
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
致有踈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勦安義逃賊牌 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撥督官兵四路邀截誠
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价專一防
守縣治以守為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勦逃賊以戰
為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
截勦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知府張愈
嚴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
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
等縣掌印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
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向
往互相傳報合勢粘蹤追勦一應機宜俱聽從宜
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
得畏縮因循輕忽踈略致賊滋漫軍法具存罪難
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 三月十日 防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約賞一例給賞毋各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剩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 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為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往來使客及糧運尚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況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疾莫措一籌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亦有供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綏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為之 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廼不當一爲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閔念疲殘之區終始德惠别為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 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 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既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

制各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 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為快也今各民既來投順官府豈欲過求但未審誠偽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將各情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啚應否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逆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 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既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仍備行總理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綜核照式依期清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絕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即行拏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參究其各官分定地方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即行知縣顧佖速差該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槐等法興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鬧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使施工毋爲推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 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因寧王謀反起兵征剿具本奏 聞當差贛州衛舍人王爵齎奏却乃設計詐病推托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齎緊關題本赴京 奏報却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即將發去犯人王爵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 六月十九日

案查先該本院督解宸濠中途奉 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曾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即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

項若干給與其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曾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

具　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已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　奏告連年不息即今徽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追起工然後各自囬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笆籬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聚於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

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　奏毋再推延執拘致有他虞斷行參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幷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即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已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

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
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
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當
參究但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
即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
復興工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
州教場住劄操閲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

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參酌相
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
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
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
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
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
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
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鈐
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
飲酒朋夥喧譁者訪出綑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驗
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
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拏獲首送該道
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
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
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
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鬬毆喧鬧等項小事量
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
囂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
利鮮明毋得臨時有悞如平日懶惰不行

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砲不響旗幟
不明查出細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
告家鄉户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
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
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
隱下兵打名色另著别樣衣冠瞎入府縣
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

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
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
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
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
場門首三箇月滿日細打一百仍依律問
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

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
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雩都縣建立社學牌 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
間子弟風俗頗漸移易牌仰雩都縣掌印官即於
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
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
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户習詩書丕變偷薄之風以
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虚文搪塞取咎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 終

山東鄉試録

弘治甲子　前序已刻前卷

四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負大臣之名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為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因季子然之問以由求可為大臣而告之以為大臣之道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為天子之股肱處於輔弼之任而為群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

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群臣已乎豈亦可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群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經德不回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義之言守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堯舜之道不阿意順旨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繆以引君於道也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為之君者於吾仁義之言說而弗繹焉則是志有不行矣其可詘身以信道乎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狥人乎殆必奉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幾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蓋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求二子以為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不以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既不能正又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免為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覊縻於爵禄而不知

止者不既有間矣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盡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為九經之本也使非内外動静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此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脩身惟在於主敬誠使内志静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内極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嚴垂紳正

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存之於靜也遏人欲於方萌而所由不睽於禮尤必察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靜而不存固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內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是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為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為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之以告哀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聖人各有憂民之念而同其任責之心夫聖人之憂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憂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己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其心以為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於昏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為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迹既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汎濫既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即吾之溺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雖其所為無非播時百穀之事而民可免於阻飢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為萬民若是其衆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誨矣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既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無不飢者乎夫民之有飢由教之未

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飢吾民是飢之厄民即吾之厄民也民之飢於食實吾之飢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蓋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固聖賢憂世之本心而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顏子之不改其樂而孟子以為同道於禹稷者誠以禹稷顏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狥一偏之見而仕者以趨時為通達隱者以忘世為高尚此其所以進不能憂禹稷之憂而退不能樂顏子之樂也歟

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默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一而已矣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哉昔文言申乾九五爻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為也大人則先天而為之蓋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符裁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叙者有脗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既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為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蓋必窮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祗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當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叙有典也立為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禮也制為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我何嘗違於天乎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即天也後

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二視之哉此九五所以為天下之利見也歟大抵道無天人之別在天則為天道在人則為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牿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為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意蓋謂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乎圖書是故通於天者河也伏羲之時天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是爲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

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爲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若何而則之彼伏羲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則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則八卦之位定矣是其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大禹則書以叙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歟大抵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但伏羲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叙疇不必考於圖耳若究而言之則書固可以爲易而圖亦可以作範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哉噫理之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既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道而成其功夫君道之脩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者也大臣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吾想其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吾王其必勤顧諟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體而自我建之以爲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爲天下之

準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静無不正而後其體立矣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得以承懿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矣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隆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餘地焉然是道也非學無以致之盖古人之言以為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茍能以虗受人無所拂逆則道得于己可以為建極之本而王者

之業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于身足以為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是則君道脩而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哉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于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叙道統之傳而謂伊尹萊朱為見而知者而說者以萊朱為仲虺其信然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賢王之為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專于任君子也盖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可不嚴于彼 專于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憸人之不可用盖自昔而然矣繼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為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

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力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憸人也去之而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後政無不立矣盖所謂憸人者行偽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真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吾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恒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貞吉之操而

事變不能揺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
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托而始終之無
閒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焉吁嚴以
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釁尊以任之則君子有以
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益
伊傅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蓋
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降其原皆出于此非細故
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
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

此合故論者以為三代之遺才云

詩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戍者自言勞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玁狁之患
不可以不備則戍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
遣戍之時而代為之言若此所謂叙其情而風之
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
亦有不容已之義彼休息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
啓居之安吾寧獨無其念乎誠以 王命出戍則此

身既已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
行伍之間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而號令之嚴
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吾雖有
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雖懷啓居之念而亦所
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
欲勞我乎誠以玁狁猾夏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
而義不容於自已耳彼其侵擾疆場之患雖亦靡
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實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
腥羶之憂豈獨在於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

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
乂室家而玁狁之是備也我之不暇啓居者無非
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叙其勤苦悲傷之
情而風以敵愾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戍役此
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大抵人君之為國好戰則
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即戎之
訓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戍不獨以見周
王重於役民憫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
見周之防禦玁狁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玁

犹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事則懈弛有事則張皇戎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夫人君之舉動當以民心爲心也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經畫殫奚斯之慮意以毘宮之儉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其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巍峩蓋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蓋閎如奕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宜獨以竭我公之孝思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今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

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爲廟之曼者宜也非過也向之致怨于弗緝者今皆欣然而蒲望莫不以爲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廟制脩於上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懷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尚能不廢弦誦守禮義爲主死節而漢高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褻其威既可貶外兵黷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爲心而晉失待之

之道春秋所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畧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徵舒就戮繼焉入鄭以貳已也而潘尫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強之必脩德以俟觀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興無名之師而師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縠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邲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

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減楚之罪而于邲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喪師之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既褻而後楚人之勢益張伐蕭不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其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為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黷矣晉欲禦之必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為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縠不能強於為善而徒刑牲歃血之是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其盟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縠也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潰特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吁楚莊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說而居然於書法見之此春秋之所以為化工歟抑又論之仗義執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猶不免為三王之罪人而又幷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

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邲之戰不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說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絶也盖君子與人為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吳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

慨夫慶封就戮楚已見銜於吳東鄙告入吳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內援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吳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蓋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吳子納而處之是為崇惡楚子執而戮之是為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吳子違義舉兵圍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揆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

可絕邪蓋徐越之夷夏之變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本大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偽得罪於典常故為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偽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揆之貴延于世之典殆非可絕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絕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為楚之是伐比吳為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絕人也如是夫抑論吳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吳以泰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猾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浸與盟會亦止於稱子曾不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偽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禮記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必有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焉能以無失哉記禮器者其旨若曰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當慎矣不有樂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當慎矣君子於和序之德固嘗慎之於幽獨之地而於接人

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愼乎君子於禮樂之道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恒存夫戒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之賤士而其笑語率獲肅然大賓是接也況其所與之尊貴乎所對者闕閤之匹夫而其威儀卒度嚴乎大

祭是承也況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愼其所以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愼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愼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愼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愼其所以與人必先愼獨而後可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內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為心也君以民為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彼其心具於內而體具於外內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釆色則目必安夫釆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好夫逸樂則

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己有不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內而體從於外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而和於彼有不令而

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理之必然歟是則內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為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則將恣己徇欲惟意所為而亦何所忌憚乎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噫可懼乎

論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雖草木之微亦必有雨露之滋寒煖之劑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而況於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而非其心之智焉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辯其善惡之分而君心之智否則固繫於其所以養之者也而可以不慎乎哉君心之智在於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於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為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之相授受而所以丁寧反覆者亦惟以是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

其為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間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機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間之以小人

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爲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祗勤于德爲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知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萌雖其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萌於其善心之萌也而有賢人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

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萌也而有小夫憸人引誘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苟欲其心之智則賢人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憸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智蕩矣入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

爲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强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克憸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憸而獲進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於是乎愼擇而明辯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而不得有所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

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

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夫然後可以絶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何莫而不在於養之以善邪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氏之説蓋謂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爲非人君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則雖有賢士君子之善養亦無從而效之而猶未及於

人君之所以自養也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後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其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使其勉強於大庭昭晰之時而放縦於幽獨得肆之地則雖有賢人君子終亦無如之何者是以人君尤貴於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於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愚也請以是爲

今日獻

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表 開元二十四年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張九齡上

言恭遇

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録

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古訓有獲成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思玆盖伏遇

○○○○

乃武乃文

好問好察赤龍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是以

誕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能

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届

千秋凡玆冊軸之臣皆有寳鏡之獻祝頌所寓恭敬是將臣九齡學本面墻忠存自牖竊謂群

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諸事君以禮尚虧

懋德之規顧瓌奇之珍則

尚方所自有而珠玉是寶雖諸侯以爲殃仰窺
文皇以人爲鑑之謨竊取伏羲制器尚象之義罩
思古昔效法丹書祖述廢興諺名金鑑蓋搜
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聞頗費陶
鎔之力躬鉛槧以實錄敢粉飾乎虛文鼓鑄
堯舜之模鑪冶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逃
妍媸觀興替所由真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
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顧恐
萬機之弗暇願攄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

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蓍可循而惡
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而治有源儀刑
視諸掌上公私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
陳寒照陰邪之膽蓋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
覲徵所亡聊獻其一若
陛下能自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
反觀無不瞭然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
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
維茲

昧爽所需用爲
緝熙之助伏願
時賜披閱無使遂掩塵埃宜監于殷勵周宣之
明發顧諟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
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
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
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秋金鑑錄隨

表上
進以
聞

策五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
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
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
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
承近世之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

然也惟我
太祖
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識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
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祭之舞去干戚以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

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鐘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

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頞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戛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即是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

太祖
太宗之所以為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覩
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為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

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為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而用

盛樂以大雩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為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
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為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為尤善乎

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飾矣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

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

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恥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

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鬬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愼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

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脩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

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脩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

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冐進而無耻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冐進無耻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

吾夫子之道以為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為奸顧亦奚為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獘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為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為問而

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己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為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即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為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

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為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

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為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為賢者而昔之人乃

以為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為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為難而昔人以為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

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尚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為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為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為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為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為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

伊尹為之乎柳宗元以為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為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為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為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為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為反覆悖

亂之歸也至於顔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至其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嗒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

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旣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顔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旣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

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顔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顔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旣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顔以爲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愼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理以爲仁能愼獨故能克己不

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愼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顔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顔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

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輙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為僭而教之也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趨於海也不知其猶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說者以為二國之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俗之在三代也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為漢其在漢也又

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為唐為宋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為漢而上耳為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賈誼之所太息者有之矣

皇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苟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頹靡而不覺也譬之潦水之赴壑汶滔泛濫其始若無所患而既其末也奔馳潰決

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雖強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邊境雖寧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則風俗之頹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為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為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興其篤厚忠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強不如秦廣大不

如漢而延世至於八百年者豈非風俗之美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能明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虛唐失之靡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類於同也謂之虛則復類於瑣而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其直矣請遂言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閹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儇狡而輕朴直議文法而略道義論形迹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

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足以為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觀之若無與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類者幾希矣愚以為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所藐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從而重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輕者朴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尚之然而今之議者必以為是數者未嘗不振作之也

則亦不思之過矣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易氣而先橫不然之念未有能見其實然者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之所務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所貴者果進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蓋亦其名而實有不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為何以能得其忠信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為郭隗之事斷亦可見也為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苟誠心

於振作吾見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風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寬夫夷惠之風所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而已耳今曰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中心有弗然焉則夫情愿之所謂居之似忠信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

問明於當世之務者惟豪傑為然今取士於

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然有司之
意固惟豪傑是求也非不能鉤深索隱以
探諸士之博覽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願相
與備論當世之務夫官冗矣而事益不治
其將何以釐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
何以平之建屏藩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
將不掉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遍於海內而
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蝗旱相仍流離
載道其將何以拯之獄訟煩滋盜賊昌熾

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
裁之戎胡窺竊邊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
數者皆當今之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
能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詢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
顏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問則
不可虛也生請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
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者未及也夫
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為君者垂拱宴安於

上而為臣者玩習懈弛於下今
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
慄悚懼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
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於貞
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動止皆如
其常而神氣恍然若有不相攝者則於險阻
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亹
亹哉故愚以為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
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
之說而後及執事之問夫官冗而事不治者

其弊有三
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
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
慎惜而至或加之於異道憸邪之輩又使列
於賢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吾知其不能與
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事之所以不
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於陞授之際不論其
才之堪否而槩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為序使

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不可為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十羊九牧徒益紛擾至於邊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緝功成績著則優其遷擢以示崇獎有志之士宜亦無不樂為者而乃反委之於庸劣遂使日益凋瘵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急守令而令之於民尤為切近昔漢文之時為吏者長子孫居官以職為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函於行取而責效

於二三年之間彼為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汲於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費多而冗食之徒衆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天下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於田不得有官民三則之異則詭射之弊息而賦亦稍平矣至於建屏之議尤為當今之切務而天下之人莫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則在於

朝廷之上心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為罪建議之臣心於為國而不以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以土地故其患在強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今之

藩國皆給以食祿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易辦矣然鼂錯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雖悲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

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安於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已得者就籍之於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於邊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也獄訟繁滋而盜賊昌熾者賦繁而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倖利而人情愁咨則在於制之以禮而一轉移於向背之間而已昔田蚡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

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横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況未及蚡者誠有以禁戒懲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也哉胡戎窺竊而邊鄙未寧則在於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戎虜之患既深且久足可為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邊報稍寧則皆以為不復有事解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歲月而所謂選將練兵蓄財養士者一且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具簿書而實無有於汲汲皇

皇之意及其一旦有事則倉黄失措若不能以終日蓋古之善御戎狄者平居無怠忽苟且之心故臨事無紛張繆戾之患兢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為得也若夫制御之策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擇而處之生不能別為之説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於科舉之外惟其說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山東鄉試録後序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申山東鄉試録成考試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序諸首簡所以紀試事者慎且詳矣僉承乏執事後有不容無一言以申告登名諸君子者夫山東天下之巨藩也南峙泰岱為五嶽之宗東滙滄海會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師鍾靈毓秀挺生於數千載之上是皆窮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獨盛焉者也然陟泰岱則知其高觀滄海則

知其大生長夫子之邦宜於其道之高且大者有聞焉斯不愧為邦之人矣諸君子登名是録者其亦有聞乎哉夫自始學焉讀其書聚而為論辯發而為文詞至於今資藉以階尺寸之進而方來未已者皆夫子之緒餘也獨於道未之聞是固學者之通患不特是邦為然也然海與岱天下知其高且大也見之真而聞之熟必自東人始其於道則亦宜若是焉可也且道豈越乎所讀之書與所論辯

而文詞之者哉理氣有精粗言行有難易窮
達有從違此道之所以鮮聞也夫海岱云者
形勝也夫子之道德也者根本也雖若相參
並立於天地間其所以為盛則又有在此而
不在彼者矣鼎實隱於聞道幸以文墨從事
此邦冀所錄之士有是人也故列東藩之盛
樂為天下道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

附錄一　年譜一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
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
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
徙餘姚今遂為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
有文武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參
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為先生
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
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
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
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
為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
軒魏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
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
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脩撰自槐
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為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即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群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

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

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

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為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為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巹之日偶閑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為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

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
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
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
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
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為奇驗○
是年為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
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
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
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
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
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
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
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
矣及丙辰會試果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

第為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
以不得第動心為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
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
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為先
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
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
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畧統馭之才於
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
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
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
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
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悔前
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
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

判而為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為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 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録江北

先生録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嵓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 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

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剎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

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 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淸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

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
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
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
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
休哉疏入亦下　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
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

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
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
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
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
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
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
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
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
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
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
粵何以應之因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
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
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
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
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
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
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
學愛與蔡宗兗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

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
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
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
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
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爲石墩

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　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

可且申　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為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　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

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為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為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為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為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

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兑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語錄先生經世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

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
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
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
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
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
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
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
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
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綰為後
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巏請見先生與之
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
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
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
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 先生與黃綰應良論聖學久不
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
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
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
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
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
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
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
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
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

勿以為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
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
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
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
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
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
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
領悟太易認虛見為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
功矣故吾黨頗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

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淸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 王輿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輿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君有以陰助輿菴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輿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

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

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

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

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

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 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叙別之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 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畧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

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

俗詭心色取相餙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
功非後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
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
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
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
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
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
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
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
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晩得於甘泉湛子而
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
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
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
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
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
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
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
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别

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
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
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
豈以予言爲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
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
霖蕭鳴鳳林達陳洸及黄綰應良朱節蔡宗
兗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 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
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
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
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
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
是也其自叙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
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

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絶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

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折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綰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為山水實注念愛綰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閒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絶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絶不得只就思慮

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

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
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蹠對
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
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騮周積郭慶樂惠劉曉何鼇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箎輩同聚

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滁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

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辨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憶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為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兗之孫西林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為先生擇守

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齎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為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

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為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隷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卧室使之自擇生死隷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

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為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

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絶群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内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

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别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莅任纔旬日即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馬踣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成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

即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既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寛懈而猶執乘機之説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俟吾土兵之集以卜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强而猶執持重之説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

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群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並進直擣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礧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

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賜　勑獎賚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

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尅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衂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為見兵二十有餘已為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懈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

于行臺得雨以為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為記

五月立兵符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

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為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為之哨長於千百户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為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

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皷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為民患今幸破滅須為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為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緝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

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

○按是月聞蔡宗兗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摇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霅上為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

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勑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

南贛舊止以巡撫涖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為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 命後不復更疏以我 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參提之後而不

行于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奏聞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即押赴市曹斬之以徇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

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起即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覆奏以為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為提

督得以軍法從事 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為兵法最忌遥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按勑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

調雖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廵撫前項地方就今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今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脩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

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刼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

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

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

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按是論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降　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

蕭規摸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脩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為之腹心而桶岡為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剋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必以為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畧寨以十月巳酉進兵至十一月巳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

堅其所由入惟瑣匙龍葫蘆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礧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廻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徒往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服為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　敕獎諭○是役也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清指揮使郟文知府邢珣季斆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

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泉馮廷瑞姚璽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黄文鸑宋瑢陸璥千戶陳偉高睿等咸上功○酋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先生上言横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于横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寮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浰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横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廨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為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峰山里民懼賊讐殺自願築城為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
以病也

襲平大帽浰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浰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浰頭乘之乃為

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為賊非一年官府来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来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遷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調来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調来不能速留

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晝方畧使各歸部集候期過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為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酋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為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来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紿三浰密語珂曰吾姑毆狀汝當再来来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

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令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局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頒曆三浰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

禮節生踈我來頒曆若可髙坐乎於是仲容
率其黨九十二人皆猝酋來營教場而自以
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
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
引至祥符宫見屋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
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吏隨數人餙伴復製
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
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詬于道曰此養寇
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

曰自此至三浰八九日令即往歲內未必至
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
州今歲有燈局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
曰正節尚未犒賞柰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
於宫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
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
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
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徒龍
南冷水直擣下浰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

生踊躍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
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
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
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郟文
知府陳祥邢珣季敩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
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
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
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
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

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
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
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
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先生未
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
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　朝廷若
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
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
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剿撫之先後則

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翦月削漸盡殄滅
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
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
十萬積糧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
已深迸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之輩耳況
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
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
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
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

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為夾
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
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
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
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
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
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
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
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

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
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
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
省兵齊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矣
今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
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
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
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
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

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為風
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
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
矣疏上　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
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即奬勵統兵參
將史春使之即日回軍及計斬浰頭廣東尚
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

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即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

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

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讐而不欲見矣求其為善也得乎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

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非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脩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浰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户辭免不允

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
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
前官有托疾避難之嫌　朝廷譴之簡書臣
遂狼狽莅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
手無策　朝廷念民命之傾危慮臣力之薄
劣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
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畧
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
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橫水再
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
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
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況臣福過災
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復進引咎蒙賚
其如賞功之典何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
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
衝周魁郭持平劉道袁慶麟王舜鵬王學益

余光黃槐密黃鎣吳倫陳稷劉魯扶黻吳鶴
薛僑薛宗鎧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
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
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
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
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
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
誠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
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
見聞至是錄刻成書傍為之釋而引以敘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畧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
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
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
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
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
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
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

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諸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恠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有先懷黨同

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霅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脩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即諸

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為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

十月舉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為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廸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

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

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敵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

費尚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 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終

附錄二　年譜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蔭

以三浰九連功蔭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蔭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屢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郴衡諸

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況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

敕　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眾謀叛奉　敕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先生遂返舟○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致設衆株連富民朘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

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為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為　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　朝廷置不問且謫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為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修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己賢孝挾當道奏之　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為耶是時江彬方寵

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
應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
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
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嫉濠少師楊廷
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為内主　上遂令太
監常霦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
稽遅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
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
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

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横奪民産虐害忠
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潜謀不軌交通官校
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
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
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
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
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
等贊之欲内閣降勅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
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

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
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
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
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
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
瓊至左順門見元領勅謂曰此大事何不廷
宜乃留當廷領之勅有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
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頤壽往諭革其

護衛元領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
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讃建議選
兵操江為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
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黙然
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
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為詔使
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
抄解宫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
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

明旦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　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曀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

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偽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鋭等為太監迎士實為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為國師閔念四等各為都指揮參政王倫為兵部尚書季斆暨僉事潘鵬師夔萫俱聽役脇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　武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　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　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啣之比羅歸小劉咲曰　爺爺尚思寧王物乎王不思　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駁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櫥開則長

巷後通屋其隱人無覺者有　旨大索賢家林華遠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臞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滐同寢處稍長逕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䟽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巳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逍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欵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

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内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為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摇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廻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䟽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䟽留復

命廵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嶷兵于豐城又故張捷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徑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陸萬分道並進赴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勑旨為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為李士實劉養正内應偽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

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栱㭎與萬鋭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斅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栱㭎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為偽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以圍雖已決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鋭指揮使崔文同守

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覩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卻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充

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徒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

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柰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　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暫留姑爲牽制攻討俟　命師之至即

從初心時奉　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二日參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畧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

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尅期會于樟

樹自贊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暐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黄冕各以其兵來赴己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伏于新舊廠以為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汊分布既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及廠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拱樤萬鋭等千有餘人所遺宫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裴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為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

必回軍死鬬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内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黄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强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

强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令進不得還退
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
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
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
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
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
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

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
迭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
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
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
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
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
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
璵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兵外援
南康不復則我雖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

饒州知府林瑊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
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
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入濠副舟
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
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
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
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群臣責不用命
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
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

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
實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饋
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
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宮王宏王金楊璋金
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鄭文馬驥白昂等擒
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
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
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
水中殆盡已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盖

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
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闕値寧藩變臣子
義不容舍又閩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
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
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洪嘗見龍光述張
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
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
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
又言公歆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

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
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飮食之縛齎檄人
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
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
官民聞鋭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
招四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
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
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
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

仰視不知即前齎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
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
遽白哉○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
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
屛左右語之雍歸即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
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
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
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銃
幷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先

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
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
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
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郄此兵家常事不足
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
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偽但傷死
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
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
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

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
望遺葬之比使往果得屍盖周身皆紙繩内
結極易辯實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必
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
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
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
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

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
具疏諫止畧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
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
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閭閻
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竊惟宸
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
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
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
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

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
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諧布之徒乘隙
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盖時事方艱
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　疏免江西稅
盃王　准王偷軍留　朝覲官恤重刑以實
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恭九江南康失
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

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
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
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
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
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　武宗親與遇戰而
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
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

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
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
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
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
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群小在君
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
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
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
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

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
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
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
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
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
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
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
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
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為表章令錦衣

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
他語而別

奉　勅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
淮揚群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
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　旨
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
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績綸箏望風

附會肆為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
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為動
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
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
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
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
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
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
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

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　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　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

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偽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為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

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辭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已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

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畧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膽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

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覩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剝其膚血有人心者尚恐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産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

也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按是時 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叙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黄山谷詩遂

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

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

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

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

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

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

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洪昔嘗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　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群黨欲自獻俘冀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定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

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搆為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已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璉罪狀首以規護衛為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辦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蓋忠泰挾　天子以倡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即挾上游不敢騁卒能保　乘輿還宮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動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政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

此何爲曰吾聞交阯有内難出其不意而擣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寃狀

先是宸濠覬結名士助己凡仕江右者多陰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徉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絶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獘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寃

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枲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

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枲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袵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畧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瞎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寝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

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為前言者否乎盡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為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毋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

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　命將討賊因乞省葬　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説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内稍甦寄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

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為艮字以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

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求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

徹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為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為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 先生聞前月十日 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

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

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為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為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為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兗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

如議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冢下與霍兀厓韜方叔賢同時家居為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厓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

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脩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畧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

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遺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 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 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潜諷科道建言以爲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畧曰臣自兩年

以来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
省視後權姦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
以暫歸為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
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為讒嫉
者皆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
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
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
讒構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
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

叙其悲慘離隔之懷況臣取道錢塘迂程鄉
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
而況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　朝而私竊
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
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
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盖
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
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

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
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
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
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
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
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
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
自惑亂聰明弊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
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
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
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
生往跡為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衆
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
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
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煥

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唯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為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玆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為幸又以為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附錄三　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璦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

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　疾且革時　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

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責

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厨而大益
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
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
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
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
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
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
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
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

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卿倡義
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
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
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盖以當國者不明軍
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
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
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

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
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
義之氣以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
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
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
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者乎臣
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
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
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

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
哉然而聞臣之調即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
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
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
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
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
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
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
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

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

其言而非與吾斯旣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

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

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旣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眞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

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眞是眞非處更無揜藏廻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

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眞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濶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

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于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莘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

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眞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而有損○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眞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

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未徹近于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章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秘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于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峰鄭太夫人於徐山

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沖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 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

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易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眞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柰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

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

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于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于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筭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塲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敎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

有輕滅世故濶畧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栢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眞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愼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

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絶世故屛思慮則恐旣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

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楩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凉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眞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

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畧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

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屬涖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瀛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

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歲以記請先生皆為作記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為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　闕謝　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　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為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

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璘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

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吾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

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

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

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

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畧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内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

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敎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敎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

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敎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

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猶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

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

為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為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

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義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

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

○**拔祠堂位祔之制**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

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盖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

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祀勢有所不行矣君

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　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

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書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君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 廷對偕黄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眞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書畧曰讀來諭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

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斬天下之信己也

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

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

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

以彷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一二同志方將請

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尚冀再見稱贄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

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

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眞得聖人之

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眞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潜移黙奪弛然日就頹靡者

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黙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

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

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掇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録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 勑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 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蒐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鏌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鏌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 詔鏌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當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敎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

貧之謀寘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

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饐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

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
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
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
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
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
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
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
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
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

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
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嚴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
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
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
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
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
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

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
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
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
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徒
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
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幷示書
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

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
眞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
院盛稱天眞之奇幷寄及之不踏天眞路依
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
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
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

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竟有死生期彼扎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丹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軏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

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塡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

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眞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

劇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旣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尚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官尊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刼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

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浚良民之膏血

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旣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槩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絶谷猺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

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邉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遥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懐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陳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

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廢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

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 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眞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

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卻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已用人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

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 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

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
分屯四營蘇受等因自縛與其頭目數百
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既赦爾等
之罪豈復爽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
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
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
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
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
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

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
千戢戢道路踴躍歡鬨皆謂　朝廷如此再
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
贖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
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
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
至於諸路擧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
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
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

林富前副總兵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
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　廟堂之上而
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
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
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
入　勑遣行人奬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
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為
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
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令新
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
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
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
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
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
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
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畧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

預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廪餼輿馬悉取辦于南寧府衛取給于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畧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叅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佑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為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為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

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尚無受廛之民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額數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璥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衛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

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無已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貲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祐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侍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煽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

校令日即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蕃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

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韃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于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興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

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逅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絶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

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許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上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知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為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因此諸生得於觀感

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召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猺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刼出沒為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溱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疏曰斷藤峽諸賊掎角也

聚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
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
何賊復攻陷潯州擄城大亂後復合兵進從
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
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
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都督韓
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
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挽
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

二百已而賊勢大猖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
因湖廣之田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
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
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
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畧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僻繆當
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見　陛下
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
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　陛下之
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
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
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　陛下不嗜
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
畧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
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
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謡
而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

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
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
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既而復破
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
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
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
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
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使宜相度緩行
凡爲經畧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

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足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士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

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

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淥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

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

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趣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省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

城堡不築遁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 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賫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畿書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且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

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于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虀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筭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

月與鄒書 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麽助是助箇甚麽其人黙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漭漭蕩蕩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事來即便牽滞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

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已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眞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　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葭色宛隅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吾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又題甘泉居

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與總洪戡書

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眞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

與何性之書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

集272-430

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　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

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衾歛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舖裀設褥表裏裼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鋐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

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　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

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黃洪李珙范引年
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
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
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
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
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
廕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偽學詹事黃綰

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
阿比臣昔為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為舉人取
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為南京都察院經歷
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
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
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
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
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
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

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
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
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
如陸完等為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
等為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
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責不顧赤族
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
未可知今乃皆以為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
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
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勢連

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
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搆釁有年
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
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法
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入寨為兩廣
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為黨莫可奈
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
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

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蕚之非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蕚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 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藳埋空山

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衆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蕚爲小人所譏臣謂之憤既而得白臣謂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蕚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弁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蕚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 陛下之忠且以補蕚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

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岍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

附録四年譜四

年譜附録二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錢臨師渡

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澐劉侯孫應奎程尚寧范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湢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

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肉其子弟胤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仳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以洪畿擬是冬赴京 殿試恐失所托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爲正億問名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沒桂萼在 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遵

罪謫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 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艮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佯言共分胤子金以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

本許相卿何廷仁劉陽黃弘綱嗣講東南洪
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群趨或
講於城南諸剎或講於國子雞鳴倡和相稽
疑辯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
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
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
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

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
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
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於是四
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欒惠王璣
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
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璣
等迎櫬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
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纖乃與璣悳
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
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
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
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
趙志皋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
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
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
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
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
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
有遥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
此門人湯冔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
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
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畧曰諸君
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

生乎構堂以為宅設位以為依陳俎豆以為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足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㸌㸌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

行以頌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覩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為追崇也何尚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與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柯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風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

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脩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尚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

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
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
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
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
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游通衢八道財賦
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
因先生擒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
以寧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
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

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
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
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
十餘畝蔡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
廼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
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
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
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庄屬之
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

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釴買宋人所爲龜疇田
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
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
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
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
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日禹穴雲樹蒼蒼晴
嵐宵宵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感恍見先生
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
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疏乎書

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
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
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
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
不能容同門王艮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
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
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

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祭世新肖師像每年
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
州四面瀅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悟
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
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
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
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

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
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展祀事
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謐起僉江西爲師遍立
南贛諸祠比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慤設謐
位附食於師謐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
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
真者俱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
祠於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
人夏淳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
揚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
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
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
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
思田每遣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傳
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
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
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
生於是同門吉安郡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
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
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
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

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脩私祀後曾孔化賀欽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搆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廬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恒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爲心極書院鶚作碑記記畧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

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爲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顔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

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巳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為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尚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為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為典要而後以為應物之則是為有得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為無中之有不可以

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擯辟其間以經綸為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掊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為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為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為出于老氏分中

正仁義為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即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脩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山峰阮子

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為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買贍田鄒守益為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王芝亭臨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
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幞下秀出如
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崑王
舜韶吳文惠劉中虞等迎子講學於精脩觀
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閣見民
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敎
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
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

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
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
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
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
地獨無衆皆愧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
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
宣作文祀士衆後並興中遭異議止之至嘉
靖甲子衡爲尚書賢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
懿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
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騮作明經館
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
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
謁甘泉湛先生踰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
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櫆莫如
德張昴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
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
知府李渭大脩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

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
于溧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濟史際因歲青築濟塘以
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
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
曰嘉義欽　王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
教事乃先幣聘越二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

周賢宜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棨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僧吾子壻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〇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

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

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〇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聽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

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聽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

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

蔽於聲以全吾聽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

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非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辨乎

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附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

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沓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衲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瞿高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

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胄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覩聞澄師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

又云心體疾痼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與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

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

良知二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証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遠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鵾翼廉使張堯年叅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畧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稚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爲百蟄啓群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

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

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

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謐謁師像為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脩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飭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

臘駿奔烜作記立石紀事　師自征三浰山冠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為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丕變革奸軌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

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強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諡詢士民之情罪逐僭據傍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渢渢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鋪師所屬纊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即爲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

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汚穢人心不堪諡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謐脩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謐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尚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寒門仕士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即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與瞻仰之私而允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即是可見矣時謐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諡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

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臘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口授令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悦嘉靖二十九年申擾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侵民饑奉賊猖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頼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酧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願自助旱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謐嘉奬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脩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謐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微泉上是年巖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閭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

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毘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閭東提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遣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即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鄒守益譔天真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

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猶舊觀夫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

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為叙勳堂右為齋堂後崖為雲泉樓前為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漏雲曰環海右拓基為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為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即龜田

亭其上曰大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闓凝霞玄陽之洞梯上真躡璇窟經蒼峽釆十真以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為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群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

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為真見也

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為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適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岐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脉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為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為而偽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衆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

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真之動以
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
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
離於衆淆融關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群
夢啟惠流於窮民威讋於巨寇功昭于宗社
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罹讒而遇媢欲掩而彌
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偬中表揚日力此
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
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勳烈相與研之既令餘

姚諸練淬勵荐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
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者於先師有默解者
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務盡
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將
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關漏雜之以
古所稱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
里省刑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繇先
師未展之秘達為赤縣隱然陋巷俾 聖代
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
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
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
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
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
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
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黄中李
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
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
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
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
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
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
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
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畧曰二三子

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跡而顧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潜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

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焖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尚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陥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

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爲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黄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

藁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脩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

洪垣懷王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義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義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眞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衆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敢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倔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

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

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

以贈呂生子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脩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煒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祀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群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洊躋綸閣爲
上所親信益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

錢令脩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

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

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録續編成

師文録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録得為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録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

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　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遞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
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
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
久虚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
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
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
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
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不著遂擢大賢試

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粤之箐巢盡掃
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
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建
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遏彼淮蔡之中宵
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
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
爰遵遺　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
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兹特贈爲新
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
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
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
人司行人　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
上正官叅政　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爲開讀
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
旨按公江西延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

史蘇朝宗查覆征濠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
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
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户
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
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
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
而奸宄蕩平坐貽　宗社盤石之固較之
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
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之報議上　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
奏議爵廕吏部覆請　欽依會同成國公朱
希忠戶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
粮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
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
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

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
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
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
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則未
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
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
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降賊不可
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惟荼毒且進

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
月之間若猜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
所終攻其必救故續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
跡露則賊黨益繁自難係其必濟膚功本自
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即
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
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
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擬南京各

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以報功之典未盡
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
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
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終

附録五　年譜附録五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為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叙書彙而録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為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叙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為帝禹湯文武之為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為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内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

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為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坌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即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内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即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

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
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煥發益
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洞澄靜寂
而不墮於空徵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
咸於是乎取証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
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徳親民之旨使加
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
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
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

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
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
一痛恨也哉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
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
喜為新奇譎秘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
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疎簡為超脫
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諸
言亂眾甚為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
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

言之尚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
薛尚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
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
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
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
讀譜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
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
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
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

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
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
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
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
噫後之讀譜者尚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
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僣為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
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君

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繼又十六年洪甫携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跋約會除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

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為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為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者顧視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為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口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欲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駁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

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已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夫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絶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群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

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脉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呶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寖幽寖昌寖微寖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

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
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
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
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
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
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
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
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
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

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
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
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
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續承絕學接
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
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脉之無
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
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
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
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
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恒言眞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
生豈不實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
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犖然道人爾及稍遷令
尹漸露鋒穎矣未發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
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
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

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
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
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
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
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
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
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
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
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

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群然吠焉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廸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

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牵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群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

與鬭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愼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尚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

周公之東征破斧定哀其人而存之彼依托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秖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删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既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叙而刻之余謝

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脉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

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歿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為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烱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與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

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況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幾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

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為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為怪年發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為聖學

大端以用功於其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毅之氣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遂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大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為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為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峰公歸浙託書促聚後異以〻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為之少慰同門群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痊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瑶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鑪峰問行蹤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銜戢如何為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即為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兒亦非閒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閒光陰須為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終嚣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為兒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

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柏泉公有挽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寄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為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奉奉譜草前過便曾附一簡為公並了譜之計極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誹言訕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

不盡
倏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栢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愜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丕

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古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蕪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尊誠不知何以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栢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爲欠此四字近讀蜂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歿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墻此皆愛僕太過特爲假借推引耳在

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為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

也今之稱後學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
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
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体
自別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嘆將
自俛焉孜而及之亦足以爲私淑之助未爲戚也
惟兄□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
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
能深入究意亦無柰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

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
之期决不可留人爲悵悵蓋兄在隋浦一日未安
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雖去太遠此心如何此
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
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此一兒若問天根
處亥子中間得最眞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
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語
適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
其意而言不自違爲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還兄

終身之恵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
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即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
恵以年譜即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
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
才儘度比別樣叙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
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
事可也自整不妨運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肯不
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含令不

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胡君知事者書來
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
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
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
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
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
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
彼我有限隔耳如巳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返江西

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巳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

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為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以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即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 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珎重珎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願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迥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睽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作顏月魄入

簾白松標當戶開我默銳黷黰翁言玉珊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膚謎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貫刪繁遠求要得門兒乃生宮闈毋恃守成易倪性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知有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鶩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

一語不遺其徹心髓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爲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勝淸再上尚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爲已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鄕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群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風辦柴米爲久留計供應不洸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講兄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栢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眞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

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人[illegible]然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岡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

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
服膺貞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
室矣而又奚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
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
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
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薛雙江文蔚
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
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
遊蘇復焚香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為証汪周

潭尚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
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
遺書於洪汝中以為証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
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
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証於友形於夢稱弟子
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
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
而始信古人之學丕顯待且通晝夜合顯微而無
間試與里人定圖僅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

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鋼而
自微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
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
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微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
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
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
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
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

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説為不
羈少年助其想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
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
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柏泉公論別決二十日
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伍爾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
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
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
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
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為孔子徒

蓋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絶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証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

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聞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修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絶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知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況庸一言

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閒不可不慎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脉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乞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

枯槁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
處落見界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界着一些影子
尚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
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
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
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
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
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
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

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
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
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
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已之智足
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
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
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
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
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

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
一毫影子曰我閑闕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
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即
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
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汚此即是不汚其身之知
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
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
之首事本承當道之托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已此
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

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
盡人之情慰知已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
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
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
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
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
落猛火爐煆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
一種宿惑信處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

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抵者茍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

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畧涉疑議便易入躐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即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茍完方是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究如見兄於少華峰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栢泉公

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伸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遺冀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慇懃故冀有此行荅其禮也兄所闢核幸即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嘆稱羡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即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

護持疾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動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

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濟夏于中同時在
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
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
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
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
皆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
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
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
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

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
門是年石磐携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redacted]至今
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
聞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叙其及門
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
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加兄之教去前不欲
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冊齊爲師刻居夷集
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
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

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
更不能再着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
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
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後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
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
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
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
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

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
一言撥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
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關徑
行登眺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
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
無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
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
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閒闢所得默與師契不疑

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懐玉黄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閣去刻將半矣六卷巳後尚得証兄考訂然前刻巳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録外集傳習續録數十條弟前不及録者是有説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

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盖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是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録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録其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盖欲學者志専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

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黄立見奇効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証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没後吾黨之教日多岐矣洪居吴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説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巳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録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録甲午主試廣東其

録巳入嶺表故歸而删正刻傳習續録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删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証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計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附録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

而齒髮精神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坛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幷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録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麤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

以忠死難　朝廷旌録彦達而彦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蓋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輙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是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筮後益敬數日

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慚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　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　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遯墜崖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遯遯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

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栖遯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遯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

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不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寖多而相知爲寖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

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世傑字世傑居秘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

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秘湖漁隱彥達父遯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 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

天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 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 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遯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饔飧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

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 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

今兹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来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尚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叙以字行性爱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輙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輙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槩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狀戚因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 朝分

禄以為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箕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瓌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蒴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屨遊且厚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之子守仁

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
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
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嘯集群盜發數千艘而
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
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
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

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伐賊賊必
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
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　祖宗功澤在天
下賊行且自斃吾為　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
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
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
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
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
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

師吉安知府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
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　闕
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
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
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閒暇從容群囂衆惑屹然
不為動伯安得直前徇　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
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
是　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搆飛語陷伯安跡甚危
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　皇帝入嗣

大統始下　詔表揚伯安之功　召還京師因得
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　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
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為壽公
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
為死矣而不死以為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伏
宗社神靈　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
構橫行禍機四發賴　武廟英明保全今　國是

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
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
下孰與亿盈滿之戒獲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
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暑權
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
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
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
偃然而逝訃 聞 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
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

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
墓予曩官外制官大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
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
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
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
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
屬顧以江西之變開繁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
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
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

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為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
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
有文武才 國初為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叅議
峒苗為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
裹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
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
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
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父諱天叙
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

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
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
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
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
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
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待喬也公生而警敏始能
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
目不忘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
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

後来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
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
錠爲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
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
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徙張
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寖滅僧
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
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從學張公時敏試
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

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
伯祁陽甯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
優無如王恭者甯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
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来從者踵相接居甯之梅
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
祁俗好妓飲公峻絶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
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癸解浙江第二人明年
辛丑 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
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

修憲廟實録充 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
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
官賜金帶四品服公 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
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爲勸 孝廟
嘉納焉内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太學衍義至唐李
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
朗然誦説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 上樂聞
之不厭罷講 遣中官賜尚食 皇太子出閣
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輿多薦公自是日侍

東宮講讀 眷賜加隆戊午 命主順天鄉試辛
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
食從四品禄 命授庶吉士業修 大明會典爲
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
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
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
人年高乞歸便養不 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
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
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

譏譊　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為
徵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
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還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
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
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
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
浼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
及此將疏辯於　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
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還

官宜出受新命公卧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為踰
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
故虎穴虎時群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
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適七十猶朝夕為
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
人卒塊苫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
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羸餘恒與
共之視其子若己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
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

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
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
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
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眾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
不為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
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
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為儉素
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為意棲居厄于火貲積一空
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為詩文取達意不以雕

刻為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
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
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
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
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
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
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
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
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

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塟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為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恒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　孝宗講建啓沃　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　龍馭上賓弗克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為嘆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遯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毋孰如公毋壽七十之叟偲偲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豈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勲在冊府　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譔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為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廸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又五世矣參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麄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

汝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叙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令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

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輙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来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窻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

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者誦書不輟彼亦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

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輙衆登屋號笑或飛石撼卧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輙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

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徉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聽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

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甯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

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廷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求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胥

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與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紘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

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
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
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脗因備
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
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
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　廷試進
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
憲廟實錄充　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
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趣親友亦交勸之

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
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
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
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即日南奔葬竹
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群至先
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卧人
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闋陞右春坊右諭德
充　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畧謂貴緝熙于光
明今每歲　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

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
聖德天縱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
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
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　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
辰三月　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
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　東宮輔導戊午三
月又　命兼　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　命
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　命主應天鄉試壬戌
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　命教庶吉士魯鐸

等繼又　命與纂修　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後　命與編通
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　上以先
生講釋明瞭故特久任是歲冬　命祭江淮諸神
乞便道歸省還　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
以便色養不　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　武宗
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
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
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

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盖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觧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怫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 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旣而有

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 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浼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卽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耻乎吾本無可耻今遁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遁不復辨歷事 三朝惟 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 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 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

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 上前猶或蹵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 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 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 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 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 聖心甚

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 上亦精勤彌勵詎意 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知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思已拯救之雖以此招誘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

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
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
見其有難慶之事至臨危疑震蕩衆多披靡惶惑
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
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
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
雜録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
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
不啻已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

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爲童
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
山水之遨乘舟發出忽念太夫人即蹙然反棹及
太夫人之歿寢苫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塟
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卧踰年始
漸痊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寧濠之惡疑其亂
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今
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
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

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
盡室驚惶請從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卜
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
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
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遯龍
溪或謂新建既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
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
以爲民望乎　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
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　國大臣恨已老不能

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筭不可期猶將與鄉里
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趨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
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
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
親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　祖宗深仁厚澤漸
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　朝廷威靈震懾四
海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
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
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僇之慘鄉里子弟又

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月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　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搆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群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慄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　今上龍飛始下　詔宣白新建之功　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人賫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　温旨存問先生

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　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

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昏憒時　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問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問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家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獨

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為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恍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恍生之心因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為累也先生既歸即息意丘園或時與田夫野老同遊共談笑藹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

宜且閑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耶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為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衎衎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是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墻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爲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

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敘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黄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

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叙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遯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泒

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界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已未禮闈第

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郤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因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

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
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
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
坐而夷人化惡為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
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
為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
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為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
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
執有以為神奇者焉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

卧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
留為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
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鄰居之時
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
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為二公作兩草
亭矣後合兩為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
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
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
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為南大鴻臚

逆吊于龍江關葬還而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
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浰頭
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
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
養鋭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
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
曰甘泉子曰此任愈致身於公率固聞行之使以
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陳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
去必為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

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為之牽制而倡義
檄諸府縣與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
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脇從
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
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
也然始而翕然稱為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
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
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
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為先

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来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昫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

兵技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趍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為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　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

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逆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劾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　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狀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華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狀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

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

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叡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　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　上牽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而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黙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尚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

吊于途曰哲人其萎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吊於家曰斯文其喪矣又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愼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鎮巑巑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已抗疏　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卧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浰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鋭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許言尊師公明灼知梟子狂化消變無爲闖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

獻馘爭功欲殺來也讒媢彼同袍者反戈不恤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並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從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

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
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
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
國朝為廣東叅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秘湖
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遯石翁精究禮易著
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
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
叙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
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

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
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
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
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
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
遂言頴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携之上京過金山
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
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
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

山公為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
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為書將獻
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
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
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為可學
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
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
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
馳騁學古詩文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

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
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既竣事威
寧家以金幣為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
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彗星及韃虜猖獗上疏論
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
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
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為文字益工龍山公
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
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闢陽明書

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
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
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
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内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
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
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
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
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　宥之瑾怒矯詔廷
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

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
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
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
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
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
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
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　朝廷尋究汝家豈
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
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

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茇于叢棘間遷
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中土人至必蠱殺之
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
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
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
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
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爲石廓自誓
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
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

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
註疏若相抵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説時元
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睹公因取
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
至有誑已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
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
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
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
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

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
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　朝廷
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倖酋有阿賈阿札者標
掠為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撲切所部
民賴以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　國初舊制
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虚
是歲冬以朝　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
興隆寺予時為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
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

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巏與予書曰近
日士夫知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
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
慕公即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
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
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即問曾識
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
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
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邃菴

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為吏部驗封主事予
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啓居日必
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
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
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
以疾告歸公為文及詩送予且托予結廬天台鴈
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
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
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

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　朝廷舉考察之典為疏
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
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
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為攘竊漸至刼掠州縣肆無
忌憚遠近覘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
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尚書
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
督旨益嚴公遂受　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

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浰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詗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

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候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蕡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

擣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礧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譟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遯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

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甚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赴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腳等處分爲三哨鼓譟並進賊驚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擣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苦宅溪清泉溪口羅南山等巢直擣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　勑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峯賊虜掠居民廣東浰頭等處強盜大鬢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澌盡後

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廢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斆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畧領兵分剿生擒賊首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夾剿方畧先是屢請　勑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尚書王公慨然曰　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奏　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賜勑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

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　勑奬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硐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

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郟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帥兵千餘自上猶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垇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約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詗

知各險隘皆設衮木礧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竪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鈎鐮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藝茅為數千竈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過銃箭齊發賊皆驚潰

失措以為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衮木礧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泉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黍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塹黄縣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縋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于是月晦日

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内隘絕險隔水為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稳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

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浰頭賊酋池大鬢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

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鬢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容為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浰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為池大鬢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偽授盧珂等

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鬢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鬢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

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察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實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直擣下浰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浰先是賊徒得池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

銃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衛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浰各哨官兵遂閭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

哨官兵[illegible]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遁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為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

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閭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酋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玘等遮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剿捷音疏　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　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

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復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為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諭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為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為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寘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

不但為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勑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勑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為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　勑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咲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㓂客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鄭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佖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即勤王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覔漁舟以微服行留

麾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　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間諜假奉　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聞又捕捉僞大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　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

奏至王公瓊揚言於　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脇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遂為牽制之畫遠近軍民刼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

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閒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為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擣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

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為其腹心　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偽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

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暐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虛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

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以誓師且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
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
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
至信地城中為備甚嚴滚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
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厥敗潰之卒
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
師呼譟並進掾緪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
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

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
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
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
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
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
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
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為必須徑往
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
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

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
皆以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
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
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
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
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
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
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
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

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
獨謂宜先出鋭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
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
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
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
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
意攻牧省城偶遇于共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
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
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其首

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俟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　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協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

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

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

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閒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

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宸王副舟衆遂奔散宸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尚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亙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

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四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應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　闕因在吉安上疏乞

命將出師　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暈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

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　上親征　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暈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塡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

已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欲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譏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　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爲濠𦚢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

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
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
沿途伏有奸黨為傳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
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
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
死有餘憾况平賊獻俘固 國家常典亦臣子職
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
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行至廣信聞報疏
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

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奸黨群應土
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
徐曰吾此出為 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
掩功也但將順 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
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
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
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
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 上江西
之行稱病淨慈寺 張永在 上前備言公盡心為

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
公無君欲叛 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
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 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
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沮之使不見
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
入山修道由是 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
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贑焉十五年
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 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

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
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
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
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
盡公為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
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
為公闢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 詔書
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

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
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　月
上晏駕　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
平亂賊安靖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勑
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
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為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
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制曰可陞
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又具疏辭免慰　旨益

勸本年十二月内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
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勑遣官奬勞慰諭錫
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
尚書叅賛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
追封累疏辭免欲　朝廷普恩賞于報效諸臣又
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讒寃濠反為奸黨搆陷獄中
以忠受禍為賊報仇抱寃齎恨願盡削已官移報
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為移咨六部申

理其寃及元亨死又為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
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
官迎當路意以偽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
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尚書席
公書爲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
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
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
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桂公不得已勉
從薦公得俞　旨兵部奉　欽依差官持檄授公

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
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　上與楊
公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鏌
致仕又降　旨督趣赴任　旨云卿識敏才高忠
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
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
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
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齎文前去敦取赴任
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為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

軍功及薦公才德勘任輔弼　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脅進揭帖數公　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莅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

清與桂公萼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　上予與張公又薦之　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勑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

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　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　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好

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扣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　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剿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屬

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
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為土夷之
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
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
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為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
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
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為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
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
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

為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讖
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
矣又按視斷藤峽諸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
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
角結聚憑險流刼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
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
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
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
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

詷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
糧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
倉惶失錯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
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扳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
勝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横
石江遂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
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
劄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
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

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金
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
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
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
設衛所控制諸蠻徙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
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僻在廣西
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
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
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服化思恩因舊在寨城山内

尚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
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
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虞鄉爲立廨宇屬之思
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
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
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日兵智畧忠勇官一員
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今參將兵備等官
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
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

奏請定奪奉　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莅任未
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
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敕差行人齎去奬勵
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
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賫至廣城是時公已卧病
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年十五
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
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
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

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
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
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
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
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
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
爲可恨耳遂逝舁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櫬經南贛
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
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

桂公萼欲因公乞養病疏衆駁害公令該司匿不
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
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　命多官會議先
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
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
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
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荐于　朝取來作輔共
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
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托余送與張

公故荐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　旨黃綰學行
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
遷這廝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　旨
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幇助奸惡
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
于獄杖之死時予為詹事桂公揚公計欲害公恐
予在　朝適南禮侍缺即推予補之明年春　上
将出郊桂公密具揭帖奏云云　上遂允命多官
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　朝廷常行卹典贈諡至

今人以為恨公生而天資絶倫讀書過目成誦少
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為己任以聖
人為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已之疵奮不顧
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
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
人有宿怨深讐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
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蒙羨珍翫錦衣縕袍
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
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叅議養和

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
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予以
恩廕授國子生孫男　曰承勲承學　孫
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畧五經臆説
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録所纂則言誦
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柔湛
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招亡納叛誘
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萬有餘
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賫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

玩賄結内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
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為潛布腹心於各鎮
及畿内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
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
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
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　宗社無疆之
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
年如池大鬢之儔皆勇力機智絶人者非先計除
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為天下禍當何如也

且八寨為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既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既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 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鋐因予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

予邊方叅政賴 聖明復職汪又為疏論公偽學及指予皆為黨邪不忠予又為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子許婚携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 聖明拔之竄弃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既困屈沒齒尚尤不免則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為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諟狀

祭文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 禮部尚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既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諭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予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旐央央流水瀰瀰公私皇皇或

卧或起乃重訂約其待予歸歸將從容山遨水嬉公既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 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北原熊浹 南昌人 吏部尚書

於乎公有安危 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冠賊奸宄逆節不敢以獲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獄群鳥百

歡率快覩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尚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啓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秉鈞衡輔成 聖德豈期伏鉞不得一日立乎 朝廷脩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攖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

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為終始之令名豫章為公過化之地浹等遥瞻雲襯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衰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鋐 兵部尚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 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驅馳兼周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鋐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屏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襯搓搓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胡東皐 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毋太夫人孰為之養煢煢遺孤孰為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 聖明堯舜方倚公為皐夔四方未甚廸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

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毋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為可恃且死王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襚為可恨耳茲

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
其有涯也邪

徐璽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張晉
公之忠而謀不至於踈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
窮理頓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
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
粵之亂也應 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
德威中道而殞輿櫬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

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
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
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爲
先生憾然 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
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玆
永懷

儲良材 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勳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
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
載奔小大莫廢想其道玉山歷草萍東望會稽先
生故里也摇摇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土之殯數
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
君子也尚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卬公啓絶學允協于中鑰
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
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三
紀維公來止載橐弓矢南夷底績公既彌留人百

其哀況我同儕小人靡悱君子曷宗嗟我黄流爲
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 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
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
息熾叛宗也而天下安化猺獞也而邊夷格 帝
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
方今 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
顧不慭遺以共弼厥成耶嗚呼天乎茫茫至難諶

也寒蛩唧唧於月砌鶯鳳淪沒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蒼葹蓄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兮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暐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孝矣撝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諫歛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

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 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譔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濵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為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師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粤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遘康成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 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濂溪濵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刼廬陵望邑為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為先生之山斗門墻邇姚江而源流滾滾聽五嶺而雲樹蒼蒼訃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綱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

有之鄉有奠椒漿有淚淋浪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
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歸江漢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爲評意百粤群醜弄兵橫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丕叙經畧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憗遺斯文之厄嗚

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咼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邉隅羅鎖鑰之防章縫奪蓍龜之仗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玆土聞諸異時逆濠拂經丕曰是胥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两江之水未

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輀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昔也懽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嗚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 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倀倀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黃宗明

自道術為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已忘內逐外誇多鬬靡搜羅訓詁立世赤幟孔孟既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隨廢金溪之

學為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禀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汎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關啓閉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逆瑾扇惑言官盡縶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蠻貊艱難罔躓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獲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驛騷五六年閱財耗兵疲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八寨奇功神武

難名十年命将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敉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戢以計平出入兩廣瘴癘傷生積成疾疚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絶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寔多其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觕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䀿日勉旃啓夕跽奠號呼旻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絶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屛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砭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奮我先生之期順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尚其陰隲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差我殺爰薦我觴靚靈輀之既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秘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将刋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 朝廷勲業之銘彝鼎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 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毘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捿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喪地庶幾有傳提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歆格乎斯筵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賡智問出忠孝天成多

材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
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
庭豈其徒學為 國柱石忠鯁立 朝不避權迹
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王蘊山
輝珠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洶洶禍自蕭牆誰敢
爲敵惟師威武一鼓禽醜功業既著讒口交構師
乃休休退而自食恐弗役與弗留于臆惟道不明
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為朋山水成
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 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

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 主憂寧忘奉 詔
徂征應時翺翔既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兮
矣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擾
師乃諭曰兵加不執不殺投降爾歸 王化我豈
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
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
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 國脉窺望竊發其機
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
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

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
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
既嚴部伍既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
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爲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
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
憫俾沒瘴鄉 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
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
昧夫子者如刺如鉏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
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霑裳匪天

喪師二三子殃百拜薦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
幾鑒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
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
謂廣南之役遂爲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
殉 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
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
觴摛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
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
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已者容
而勝己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爲二學
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
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
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
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畧也襲古者疑

其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
合尚同者疑其立異然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
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
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
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
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
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關識
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
然若蓍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

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
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詆用是紛
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佩也不肖久立
門牆而無關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
歸之無從痛身世之弗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
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誓同志期奉遺訓尚賴在天
之靈昭鑒啓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
永芘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輀將駕薄
奠一觴衷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
隂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仞先生之忠己卯之變
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
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侮
吾忠者斯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
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
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爲扃鑰其收
功也以格致爲實際體常秘於玄默用實槃於經

濟桂等循及見先生之面復忝邇先生之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玆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脉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遙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

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洏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滸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顧

雖有覺而即在實惟念玆而在玆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啓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規指授闢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析招之

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勲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既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爲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憮一老不遺萬民何憖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鵙鳴日未斜兮鵩舞叫臺城兮雲悲撫鐘阜兮煙鎻吁嗟夫子兮固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爲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

觀絶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盖不知涕洒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中甫早擬巍科策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　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荐登撫府專閫分符衣繡持斧攙畬廬周戰勝攻取芟夷凋寇四民安堵蠢茲逆藩束身就虜勣在　王家爵封南油猺獞相攻賴公

柔撫戰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敢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降爲河嶽廟食籩豆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箴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嗐其微矣賀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勘亦孔之疲矣將摹彷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　執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秉彝矣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　我覘覘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瞶慶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菑矣百世之慟豈獨予私矣

葉濤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

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倒以生也以身幹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虐　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造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緊誰無福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孫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眞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

輀兮涕泗淋浪泰山頹兮莫知嚮往絜酒爲儀兮
薦此衷腸神尚不昧兮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絰終葬則釋寬居越則絰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　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虔嶺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憒絶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假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與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柰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孚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　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秘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遡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

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為生耳向使吾人情態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為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為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為之柰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

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尚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為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速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是為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

憐念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潯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耶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

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弅自贛節推周君積弅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於南埜驛親進含王陸同殮襚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鋐來涖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

爲乃公哭邪己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儲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棠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即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闔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恩也不可恩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飧左右以賠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姝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噓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揚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　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

其孫謀吳君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　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含襚扶輿襯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絰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

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飱左右以賤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尚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幾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　命將踰庾嶺矣即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悶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竭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襚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恨何堪寬幾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憑哭其棺間乃詢之厮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襚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實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

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

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諭父師軍中羨餘銀兩
責其官賫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
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
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
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顧其中有願言而
不敢盡者生輩特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
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
悉其槩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賞
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郤與例不必

郤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
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
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
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尚有不時
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
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囊命賞
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
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
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

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
况物出羨餘受之不爲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
其爲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尚不免
於惶感盖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
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
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
踰越况軍旅之事易簀之言顧忍違忘而私受乎
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
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

衷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爲先生布
并原銀五百三十二兩托參隨州判龍光原義男
添賚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
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
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畿不幸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孔口失
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
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

既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爲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舟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矣黄虔懿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衷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慟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生輩矍然而

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爲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衢以

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躄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巳妥靈於堂乃第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尚賢事畧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搆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廓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畧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

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恃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煇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煇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脉矣乃僞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　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蠻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

身一日立乎　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
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
祠拜其家廟為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
衆之㒃㒃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
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
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
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子以終事
焉蓋文固有畧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
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顧

可畧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為序凡顯而公卿微
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
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良在
此而不在彼也煇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舖輿
止南埜驛越四日為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
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蹇敦後事副使張思
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
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綖李節王

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
朝宗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
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
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櫬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鋐同知
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官宋元指揮錢堂知
事郭鉞下百戶何湯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
述王寧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呂千戶所指
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

紹宣李喬宗李樋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
廷璉黃譜黎教王槐客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
瞬彭遇貴謝天來謝天眷桂士元桂薰袁泰張鏜
汪梅周蘭宋金雷銳雷允應辰鍾振俞鸛湯偉杜
相黃鍪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櫬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壁知府張漢同
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
序署泰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
典史李江教諭林文焯訓導金玥張旦吉水縣丞

楊伯謙主簿辛仲實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官尚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生蕭龍蕭榮王舜鵬表發應羅綗謝廷昭周文甫王惠廸劉德藍瑜龍瀆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櫬抵臨江府蕭灘驛同知宇寘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櫬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參政葉溥李緋參議鍾雲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暐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璽王寧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琚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鄉紳鄉官副都御史熊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鰲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璋甘栢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鍾鍾文奎文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軏孫鋹孫鈞吉安府曾偉器報効生員陳文榮承差劉昂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楊文嚴洪徐楷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暐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櫬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禡之曰先生

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俟至者蓋有日矣須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瑢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傳諸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軒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璁教諭謝炯庠生丘民節宋廷豸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成鏜鄉官大學士費宏尚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　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

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既成服兼程趨
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
過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絶書遇喪哀感以寄
懷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燁同知盧元愷
通判曾大有龍溪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吕應陽教
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
縣丞殷學蔓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吕應陽而
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黄洪李洪范

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閎
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欒惠黄昫何倫王
修林文瓊徐霈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
簿高禹教諭朱驥訓導胡奕　輝門人應典嚴州
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櫬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濡且劉節參政胡
纘宗葉寬參議萬廷彩龎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
鑰萬潮党以平何鰲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
驃江良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
李節劉翔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
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珏教諭
黄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莆人知縣黄銘介子黄中
百户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櫬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
龎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逵洪晳
推官瑜希禮府學訓導舒晳陳箴林文斌曾昇會
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槩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

行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參政沈
良佐參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
璭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
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都御史劉節
門人侍郎黄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
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
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衡陳炳陳焞
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𠇗辨印生錢君
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

指同知劉鏜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欒惠又各特舉馬劉鏜楊基武鑾龍光成以營護至越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庋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尚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龎浩傅鑰党以平

汪金區越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翔孫仁洪珠孔庭訓洪晳杭州知府裴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濟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鋭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鹵布政邵鋭姻人大學士謝遷尚書韓邦問編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皐參政汪惇副使吳便司馬公輕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

府陸寧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謐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蕡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佀毅周大經周文熯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建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賓高隆友生尚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崑嚴毅楊霓楊譽知府吳叙應使韓應邵蕡徐彬鄒鵠員外郎張瓚施信衷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史伯敏王代于震朱衮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朱王度王漸逵王一和王文訓王文輔王文軫王文

輳良直弟恩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遂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潁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鎧周桐孫琪劉本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冲徐沂徐楷徐潞葉銷徐霈張津錢翀錢翔錢祚詔凌世華朱箎龔溥龔漸員外郎龔丞杜應秀

縣丞朱紱周應損秦輗章乾楊柱從弟王守第各
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
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
但曰雷陽寃公之竹而已也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八

附錄七

世德紀附錄一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 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 朝在市冤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冤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 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為之蕩平因奉 勅勘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畧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搆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髮之可疵

當時張鋭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簒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為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　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　詔旨天下方快　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

意大畧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為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擬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

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眞僞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　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畧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况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

功哉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䰟旣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　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

守仁由王懋中等奬激起兵尤為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即刻偽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佖接見之時令人詐為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為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即議起兵因

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動王而懋中又遲延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葛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

衣資乘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為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為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焰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為一

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逵何為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為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為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賊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偽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為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

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即滅而貽 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即滅 先帝崩臣又不知 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宄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 聖明詳察乞降 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為異

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光祿寺少卿時上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讐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托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舉援黨賄托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即譏讒蝟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 御人皆以奸結巧避為賢孰肯身任 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 先朝末年 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構逆覆焰吞天藩郡震動 宗親懾憂
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嬖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兩京之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 勅福建勘事道經

南昌中途聞變指心顯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賫諜假與 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緣托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既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聲聞使還奔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 武宗皇帝

南巡奸權攘功嫉諧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
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
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
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
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 天命有在終必
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
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
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 命而已守仁家于
浙之山陰㴱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

兄宗族有噍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
公以爲 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
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 宇內太平所謂徙
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 武
宗初年劉瑾爲奸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
毒决碎屍折髀死而復甦流竄瘴癘久方 赦還
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宄民聚黨爲盜視
劫虜刼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
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

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畧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
諸寨大冒㴱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
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
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 陛下登
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尚
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 陛下
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飧之宴所費幾何猜
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
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

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禄
米未頒 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
之況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
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
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
得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即令閒住彼
亦何過縱使有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即
死于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劾宰臣進賢致怒
讐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

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 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為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況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 薰陶備顧問以 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尚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

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 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為兩廣總制仍 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禄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録戴德孺量與廕襲此實 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 宜早敉之以為使人宣忠効力之權臣不勝懇悃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 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為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頞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 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

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為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藤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秉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

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
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宜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共
奉揚
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
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實能誕
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
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
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
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

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為賊也八寨賊
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
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
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刼掠官兵亦
屢　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輕
議征剿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
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
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
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

則有司不敢追捕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八
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冦賊淵
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
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
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
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　聖
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
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
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

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
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
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
外賊不及避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
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
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
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
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
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

里其為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粮數百萬未易平
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
可漸安生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
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
地為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為巢穴故也今五十年
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
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為功今守仁既平
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
固不能為變逋賊来歸不日且化為良民夫誅惡

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
奉　命撫剿田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已矣
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
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
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
罪亞夫何也傳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
制之又曰大夫出彊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
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
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

明君則以為功若腐儒則以為罪今王守仁知田
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
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
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　詔命先發後　聞
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　旨乎　或者又曰建置
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　聞而
輙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
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
世不如哉蓋慮與開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

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
下事為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
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
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効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
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
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
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
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為良民也失此
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　旨乃興版築則賊漸来

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
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
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
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
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
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
以一有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
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
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

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
功以爲已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
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
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
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
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
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
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
物[redacted]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

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
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
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
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　國也臣等是以歎
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
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
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
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
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

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
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
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　題又復再勘臣
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
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　聖明
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
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
平祝頌　聖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一節
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憲示　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四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搗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協謀依期

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　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

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俟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

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狹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為力甚易為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

渠潛踪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

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發事不容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子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

設法差迹劉養正各差迹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
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
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
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
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
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
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
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
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

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
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
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
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
謁 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
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
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
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
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

闘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
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
出城即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
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
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
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
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
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
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

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
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
之勢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
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為今之計
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
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
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
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

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為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令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寧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揣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

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揷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弁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後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為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

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

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恤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譁譟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 勑令濟禹持米二斗鱅魚五寸與夫人為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船頭羅蓋

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譁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殿落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為火攻之具是

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娶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乎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尚謙矣尚謙言昔見

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即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

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為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

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　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為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没緊要事上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没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

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聞書問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于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浰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浰頭最大浰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刼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遁巢受毒　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于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為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剿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　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

以時時横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浰為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浰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塩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等諭其黨黄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為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横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綏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闋月

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詷之
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
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
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
乃陽檄龍川盧珂等構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刋
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
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
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
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

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辨士因說之親
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
仲容然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諭諸縣
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僞持一檄經浰巢宣言
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闓
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縻仲
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朏公度諸兵
已集引仲容入幷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鞫具
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

軍于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
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鎭入孟
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于龍南者贛州知府邢
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
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郟文
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
等從高砂保入軍于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斅率訓
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
等從烏逕入公自率中堅督文搗下浰大巢副使

君督餘哨會于三浰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巳弛矣
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
精銳千餘迎敵于龍子嶺我兵列爲三衝犄角而
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
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
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浰
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
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門曰上下陵口芴竹湖曰
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探賊所

奔分道急擊巳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黃田坳曰嶺岡曰塘含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逕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逕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尚八百餘徒聚于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

取賊所據崖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為其黨也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巳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殲之于五花障于白沙于銀坑水丁卯殲之于烏龍鎮于中村于北山于風門奧分逃餘孽尚二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于和平甲戌戰于上坪下坪丁丑戰于黃田坳辛巳戰于鐵障山癸未戰于乾村于黎樹乙酉戰于芳竹壬辰戰于百順

于和峒乙未戰于水源于長吉于天堂寨諜報各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即祥廳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廰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酋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浹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

除三徼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　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冑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冦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擢陷之功以為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稼而蓑之弗薅從虎狼之狂

噬而聽孽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為而公亦
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
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
渠魁之坐縛兇醜之蕩平以為成功如此其易而
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審建請如此其忠　上之
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
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
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為備
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于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于
聖賢之學自縉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
得受業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
料敵卒有以平奸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
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
之不周而為學之志未立故也既以責志為教肆
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
極圖說聯書不于鬱孤山之上使登覽而遊息於
此者出埃壒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
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為倡而輔之
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為風雨之所摧
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為公廨所拘觀者出入
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
先生故迹覩斯石悲嘅焉既移置于先生祠中復
求榻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托記于予予嘗觀
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
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

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為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
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
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
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
悔既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泠風故既自以切
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翼
來者之自得猶夫已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
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
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即皆

自是而不疑曉曉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譽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為崇獲之嚴貿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即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廈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其究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

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為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近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贛之牙境萬山盤互群盜縱橫土酋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于後至之誅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戸而遥制黠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浰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　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

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踈逖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　璽書頻奬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群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摸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

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
氣充塞兩間增光　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
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
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
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冢宰孫忠烈諱燧以中
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
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
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于衍石之上長
倍尋厚廣可尋之平境土寧靜則偃臥維平有膂
則傾欹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讖
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放恣横搆兵守臣方上疏
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
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
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猶聚連兵據思田
以重煩我師　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
平比至集衆告曰蠢茲二酋豈悼一擒維瘡痍未
瘳而重罹鋒刃為可哀也即日下令解十萬之甲
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
且知大信不殺遂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
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置以訓奠有衆田父老望
風觀德如堵如墻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
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為報維田始禍石實豪之具
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旋石靡有寧田人惴惴
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寧我公田
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既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

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寧千萬
世肇　皇明明年春公使伍氏鐫之遂以為田鎮
田人無遠近老稚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
石在阿賦性不那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
肇是與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淺維正
則減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
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
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
文蓋不啻交人之禦銅柱也已公東將旋田人趨

必東曰盍不可無述以告于世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世所忌竟奪爵予往来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　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单舸

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為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適歸為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為內應方其竊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為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為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

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為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　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

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吕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重脩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為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

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群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　召還荐躋綸閣為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飭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　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

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

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
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
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盖有志於學
者

平寧藩事畧

敬齋蔡文 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寧藩
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寧府交通後知
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剪之以成厥功又曰寧
府財賓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
口嗷嗷至形諸章奏播諸遠近縉紳有識皆知其

為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
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
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尚
有存者咨訪累月乃得其詳於是躍然以喜疾讒
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
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
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

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為機有所待峒
酋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為我用先生
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
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
郤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撫然有失久之搏案起
曰吾今日視義當為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
會逆兵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
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
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
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

兵衆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
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
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
富家翁耳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
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
為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寧不啓彼之疑而厚其
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
以貲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故先生心事如

青天白日用兵若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風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勘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　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碍親供并官吏里隣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　任江西南贛等處剿賊成功　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

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令據前因合將繳到王晃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為剿賊成功　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　奏稱征剿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　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

當先錄伏望 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 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 聖旨是各官既剿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 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内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

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剿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 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酬其功伏蒙 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為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量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

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查案呈到部欽將都御史王 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績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 恩蔭節奉 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王 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

通行為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黄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為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　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托人經理歿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疎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遂一稟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為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隨立一樣五本請於

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鈐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為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嫠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况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為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為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　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側遂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　君體國拳拳與人為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為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咸呈僉事汪克章太守

朱袞酌之情禮㕘以律令恤遺孤以弘本嚴内外以別嫌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從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㕘撓為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為心以副恩育付托之重為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為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為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為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慰矣倘有疏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

為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尚冀不爽所有條宜
開具于後
請恤典贈謚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為 開讀
事伏覩 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
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
欽此臣等公同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
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
水喻茂堅劉訒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
少詹事黄佐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
俱以大節茂著于生前令望高風愈隆于身後俱
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謚
石瑤有謚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 賜
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程鵬朱方
幾漢王杲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遺重辟或
事存體 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
惜之臣等仰惟 恩詔既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給
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 洪慈

人心咸為惻惻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
答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 等題為開讀事伏覩
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
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
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 恤
典并有 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
知以奉 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
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
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
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訒聶豹侍郎呂柟周廣
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黄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
益等即其立朝則大節不虧通其居身則制行無
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 恤典而未得者
也中間如呂柟雖有 恤典而未得贈謚石瑤已
有贈謚而未盡其人似應得補 賜改擬者也又
查得節年給過 恤典如尚書鄒元節陶仲文顧

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郎郭文英張寵朱隆僖等
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
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將
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蔭者復其官蔭仍給祭
葬贈謚呂柟崔銑贈謚以成　恩禮石珤如法改
擬以符名實其濫叨　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
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
合當追奪以昭　明法者也再照錄忠恤罪　聖
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　明主鑒物之公也

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
程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等寃其罹禍之迹原
其爲　國之忠生則未霑死而並明武臣之中如
周尚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　恤典未給人心
稱屈茲當　聖仁湛濡之時正煩寃洗濯之會諸
臣之　恤典似當應給以廣　殊恩者也再乞
勑下該部一并酌議　請自　上裁仍通行各該
撫按遵照　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
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宜　上

德亦不得由意狥物濫及庸劣庶幾　恩之所敷
潛晦不遺義之所抑回愚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
世之道備矣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　國
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
也亦必優其　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
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　恩寵之澤予奪出
自　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

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于忠良則爲公及于
匪人則爲借公而不借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
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黙寓勸懲之機于其間
也臣伏讀　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欵有曰一近年
病故大臣有應得　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
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　皇上
之新政固將欵使　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于
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祇承德意哉臣謹
諮之縉紳衆之聞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

後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
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
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
則撫勦藍鄢之剿寇在江西則裁制寧藩之逆萌
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預
辭身後　恤典竟為不合者所忌秉機排阻至今
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
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筮
仕三十餘年敭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

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八寨之賊功烈尤
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
源至今為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為忌者詆論
遂削去伯爵并　恤典贈謚迄今人以為恨已故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
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
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
時之畧尤倡明正學以援引後進為己任自始至
終孜孜忘倦凡所造就多為時名流致仕家居逾

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　恤典贈謚未
蒙　先帝俞允至今衆論咸以為歉已故原任南
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廣西横州府千戶所人舉成
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畧優長節操素
勵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回諭桃源之寇而誠信
文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
古今鮮儷訪其贈謚尚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
侍郎唐胄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
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

臬巡撫勞代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
忤旨被杖削籍衆皆難之昨吏部題　請雖以復
職贈官而祭葬并謚未議猶為缺典以上五臣其
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
明詔所謂應得　恤典而未得者此其最也又查
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
賦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
濫叨　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始
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　御至使方

士人等踵跡效尤　皇上所謂王金陶倣等妄進
藥物致損　聖躬臣愚以為若誅求首惡則顧可
學尤不容逭矣其存日既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
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寧可復使之冒濫　朝廷
恩賚于泉下也哉　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
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為善之利
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
後者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
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查照舊例

一體追補贈諡祭葬廕子等項顧可學前後所冒
官職贈廕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
襲并行集議題　請取自　上裁如此庶乎予奪
明而　恩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
子冤抑久當獲伸　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
原任吏部尚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
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
姦人乘望風旨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齎志而死今
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

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
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冲突命殞兵殲
較之守備不設誠為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
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廕崇之貌祀其
為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
時也應時被虜贖回舂冒陞秩旋被參論落職觀
應時不當冒陞則一中不應贈廕明矣再乞　勅
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錄之典復
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一臣追奪

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廕祠祀俾毋終辱　明
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為　聖朝平
明之治少裨也奉　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
題為應　明詔乞　褒殊勳以光　聖治事恭惟
皇上御極之初　詔下中外搜剔幽滯　恤錄徃
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
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

題　請顧其功在　社稷道路群蒙是猶未可以
槩凡論也臣敢特爲　陛下言之臣伏覩　武宗
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
淫巧蠱惑　上心日進走馬飛鷹等爲娛樂不令
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
戶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
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
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　宗社時非守仁
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

其功在　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
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　武宗以親征
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遂不軌時　宗
社之危殆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
變各惡潛自震慴　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啓
先皇帝逮我　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
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
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即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闡
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

則所以翊我　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
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　先皇帝入繼
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即欲　召入密勿
以咨啓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己陰肆擠排
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賫志以歿後復構煽致削
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嘆而不置矣伏惟
皇上俯垂軫念　勅下廷臣虛心集議　特賜復
爵贈謚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
思爲此請在　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

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　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
願有建功之賞惟願　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
有倡道之名伏惟　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
鑒益弘保太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
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即已表章于　今日而
守仁之志即已獲伸于九原矣即今奕世阨窮未
言鎖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
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賫
捧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謚疏

吏部一本為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　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　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按出揭帖其人等因關咨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謚官員例應給與　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

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撰述官　員

誥命　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謚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謚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謚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桂萼今贈少傅謚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謚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今贈少保謚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謚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原任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訒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林俊今贈太子少保謚貞肅○原任南京工部

尚書吳廷舉今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今贈兵部尚書謚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尚書謚恪愍○原任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謚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

今贈少保謚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最今贈右副都御史謚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事書塡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 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 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已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

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槩具見潔已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惇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猶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奸萌藉此以潛消入學銓衡公明懋著晩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尚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秘畧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閫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

恤典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為賢碩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尚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已始終並無訾論尚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譴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加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 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督周尚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尚書汪俊與祭二壇尚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尚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

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
聖旨蔣冕喬宇周尚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柟俱與他謚石瑤准改謚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為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 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

負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
請定奪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尚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 經帷纂脩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并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 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

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葬各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尚書雷 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

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例
欽遵造塋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
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
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係　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
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
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　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准此　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同都
吏王宣　開讀事　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
拆

祭塋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開讀事禮房准戶部
勘合科付承准　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
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
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
辛自修等題欽奉　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
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
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後加詢訪公同
面議舉得尚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

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　恤典而未得者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　恤典未給將王守仁
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塋贈謚等因
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吏
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
兵部尚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
故各回報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文
官見任并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又查得凡伯

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塋又查得
先為比例乞　恩贈謚事節奉　孝宗皇帝
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
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狥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
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恤典一節　朝
是所以崇奬賢哲褒答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
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
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
公是非於後世耶茲者躬遇我　皇上嗣承大統

典禮昭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 明詔所及
特開釐正 恤典一欵言官奉 詔諮詢陳列上
請無非祇承 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
照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
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
之譴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
偉節奇勲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
於身終所當厚加 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
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 請合無將新建

伯王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 賜謚
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并擬謚號工部差官造墳
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
政司堂上官致祭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
定擬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 等具題二十九日
節奉
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擬

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
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
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
得因而科擾不便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塡
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
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
唯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劄付本官照劄備承照
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
燭紙完備擇日中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

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明開動支何項銀
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
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 年 月 日
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 諭祭原任新建
伯贈兵部尚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 曰惟卿學
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奸擁節
江西伏義而討凶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勲又能倡

絕學於将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　先朝之名佐
實為當代之真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尚
缺於身後朕兹嗣統特用頒恩爵陟矦封申錫酬
功之命謚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
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御學探洙泗之奥才為管葛之儔直節著於
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既茂矣勳莫尚焉方膺顯
命以貽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

首七奠追載須諭祭服兹明禋用慰幽靈　終七
百日文同但改首七為終七又改終七為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御學問閎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脉
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
身廢而名與道存兹當窀穸之期用賁幽泉之寵
歆兹彝典奬爾忠魂　朞年除服文同但改窀穸
為周朞又改為禫除

一祭品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斤）　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煠
骨一塊　煠魚一尾　酥餅酥錠（各四個）　湯
鷄一分　湯魚一分　降真香一炷　燭一
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劄付紹興府准此　入遞不差人　隆慶二年
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　開讀事　十四日
申時發行紹興府　劄付押　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廵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為開讀事據江西布
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内開會同廵按
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伏義
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将料敵設謀斬獲功
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
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廕削除以来羣情果否稱
枉即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作速
會　奏施行等因備咨前来案行本司會同司道

查議詳報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　案驗
奉都察院勘劄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
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
里陳一鳴等并質之鄉官原任侍郎等官會鈞丁
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
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焰燻
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閩勘事正德十
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即旋吉安督率
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

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
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
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
之　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
切克惇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
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本爵晝夜促
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
伍文定等攻廣閏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
二十四日逼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

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
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
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即本爵之勳烈
誠與　開國同稱追　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
西首功　封本爵為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
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變病故　朝議
南寧之事霍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衆忌
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為　聞讀事升道等官疏
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　開

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傳襲百餘年嘉靖
初　特取其的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
武忠揭日月功維　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
不相伯仲儻蒙覆奏　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
之公道與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并據本縣儒
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
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瑶會
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
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

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爲不軌欲圖　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拜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揖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遏支乃間諜揚

言　朝廷先知寧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寧府兵出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說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即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

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粮支給粮餉造作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閑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伺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冲其鋒須

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閏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厰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

市汊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並進緣絙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 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鋭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鋭卒乘其惰歸邀擊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

因傍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内外居民及鄉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黄家渡乃合兵交擊呼噪並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並進砲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

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戸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横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

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 命將出師蒙 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即許泰平虜伯朱彬即江彬左都督朱暈即劉暈太監張忠張永等為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 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困見 天兵親討

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為已功又諭
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　駕至列陣重擒本
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　駕本爵乃力疏
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
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　闕扶病前進行止浙江
杭州府又遇　奏差太監張永齎　駕帖開稱宸
濠等待親臨地方擒審明白具奏定奪本爵遂按
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
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宮

眷等項遂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
欲奪功啟反坐本爵并擒為功賴張永極力辯護
得免時本爵功高盟重頗為當路所忌正德十六
年十二月内該部題為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
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賜勑遣官獎勞　錫以銀
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本爵
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

其門講學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偽學服闋
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
為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
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
本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八
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
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　命多官
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當行　恤典皆不沾被矣
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

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
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
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
也若非勦平浰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為賊
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
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
為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孺督邢珣等飽歌
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
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

於紀功之冊而掄縛渠魁甚明於交割之文且奮
身率衆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尚昭昭
在人先與後掄乃豪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
中原以此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
微之誅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　贈恤生存皆
獲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
者載在口碑爵蔭削除以來稱枉者多於士論蓋
較之　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　社稷
則與同功但世襲之　典事體重大出自　朝廷

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其題外今備前由理合
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吏部
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　說堂　十一月十三
日到

浙江撫巡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爲懇乞　鑒忠義
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
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
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

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姚人方正德
己卯寧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
軍務奉　旨前往福建勘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
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
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
而　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
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逵同時被害三司而下
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焰所薰
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

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
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
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
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
區之命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
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
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
而其牽舉動擣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真爲
囊中物耳宸濠困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

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寧　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為治之效此功在　社稷甚為奇偉乃天祐　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蓋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為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為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　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

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　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為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奸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　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　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即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　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為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　勅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既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己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　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　旨削襲爵臣等嘗為守仁冤之何則假使守仁許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為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即不病亦當聽其辭歸

以彰　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寃亦甚矣茲幸我　皇上御極即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于　國家一行有益于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為　皇上新政第一事也況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勘海內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為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輿情揆之

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
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
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焦勞謀思
以陳見伐虜恫誠而犁廷掃穴之績尚未有能奏
者臣等誠謂
皇上宜藉守仁報國之忠效身之義
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內外大小臣工莫
以守仁忠義不白於正德之季我 世宗皇能白
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

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
仁之忠義以報
皇上矣其為 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 勅下吏
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為上 請守仁幸
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聽忠義復襲爵以光
聖政事理為此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為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
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題云云等因又該巡
按江西監察御史蘇 等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
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
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築宮郎署而抗疏
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
巨逆親收 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
論封盟恤典豈宜遠奪於身終爵廕仍咨吏部查
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

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 諭旨外所據世襲一
節當 武廟之末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
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
於太山之安較之靖遠威寧之功良亦偉矣但因
南寧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相應就
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
前因續該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
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

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司通查按呈到
部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
亂該本部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
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
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禄
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
月内爲推舉才堅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

節奉　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
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
世昔　聖王所不能廢即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
變功在　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
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
於四十年之後寔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
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候　命下容
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
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　請恭候

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爲
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
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題爲
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
事内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云云
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

事成國公臣朱　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
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
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
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畧方逆濠
稱兵南下也正值
武宗巡幸之時虐焰薰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
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
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疐尾之
筭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擣虚之機未踰旬朔

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
奸宄蕩平坐紹宗社石磐之固較之開國佐命
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仰蒙
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于生前不幸後被
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尚靳于身後此誠四十年
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興滅繼絕所望于
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荐公
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
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

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
報但封爵重大係干
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還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
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
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勘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

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尚
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
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
因伊父先年節次剿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
恩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並
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碍相應承襲伯爵等
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
官親賫赴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結
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
千戶王正億委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
無違碍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
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
子孫世襲伯
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
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等具
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等官楊博
等題爲懇乞
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
爲　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
及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薦原任新
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
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

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
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存
前來隨該本部題奉
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
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森
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
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
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
宗社盤石之固較之　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
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
報等因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遵着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
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勘議繼而
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
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
獨擬合候

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
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
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
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
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
公朱希忠等戶部尚書劉體乾等議得

國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
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
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
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剿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
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槩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
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
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
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

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
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
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
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踈虞則
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
可以範后靖遠咸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
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
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

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蔭錦
衣衛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
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
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但予奪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王守仁封爵你每既再議明白准照舊世襲